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 原

(三)

亞 丹 斯 密 著
嚴 復 譯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杭州笕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公
司
使
用
書

富

原

(三)

亞丹斯密著
嚴叢復譯

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

登錄號 50183

編號 083.11 / 9054

著名世界譯漢

6601

9803

1941



原富

篇十一

釋租

案羅哲斯曰。斯密氏此篇所論田租源流。其說頗爲後賢所聚訟。計學家如安得生。威斯特。馬格樂。理嘉圖皆言田租者。所以疇壤地沃瘠之差。故租之始起。以民生孳乳寢多。沃土上田。所出不足以贍民食。於是等而下之。迤耕瘠土下田。生齒彌繁。所耕彌下。最下者無租。最上者租最重。故租者所以第田品之上下。而其事生於差數者也。其論如此。名理嘉圖租例。其爲書多準此例爲推。亦多爲計學家所采取。顧自今觀之。此例大悞。固已爲斯密氏所前知。而法國計學家如拓爾古等。已爲斯密作解人矣。其言曰。後人嘗謂斯密雖計學開山。顧多漏義。淺者乃肆意排之。不知斯密精旨。往往爲讀者所忽。故匡訂雖多。出藍之美蓋寡。夫租之爲事。生於二因。戶口蕃耗。一也。農事工拙。二也。當

夫戶口寥落。穀價甚廉。耕者之穫。僅及所費。則卽居沃土。不能有租。此主於戶口蕃耗者也。又使農業不精。田作鹵莽。西成所得。僅酬其勞。則雖土沃穀貴。不能有租。此主於農事工拙者也。田土腴瘠。農事精粗。二者相爲對待。而戶口蕃息。緣此而生。惟田腴事精。而後戶口始進。故理嘉圖所謂戶口日滋。耕及瘠田者。倒果爲因。其說未必信也。英人卽一所之田。考古今徵租之異。而信斯密本篇之說爲不虛。譬如都會近郊。一畝之田。古租率六便士。今日之租。則百二十倍矣。至所產穀價。古今之殊。不過九倍。此之爲異。夫豈戶口蕃耗爲之耶。又豈必迤墾下田致爾耶。揆所由然。則農業日精。故耳。故理氏之例。旣非獨闢。亦未精密。其非獨闢。以先發於拓爾古。其未精密。以其倒果爲因。後代計學家見聞考據。常較斯密氏爲博殫。至於紬繹會通。立例賅盡。則往往遜之。

今夫地之有租。所以易用地之權者也。雖地有不齊（謂肥磽便左）其數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。當其授田議租之際。田固地主之所有也。而以授耕者。使得紘且穫於其中。則田主之所取償。固將盡地力之所出。而所遺以與耕者。直僅資其爲耕之費與勞。若子種。若佃傭。若牛馬之糗芻勞損。若田器耨鋤。若耕資所應得通行之息利。統之數者以酬之而已矣。夫統之數者。固耕者所應得而至穀之分

也。劣是則利不償費。而農人不徠。而其田以廢。故租之有限。田主之所不得已也。總秋收之所得。過前數者。彼將悉名之以爲租。雖有時以田主宅心之仁厚。析利之不精。而名租之數劣於此。抑有時以農人更事之不廣。責贏之不詳。而納租之數優於此。然而非常道也。夫人情終不遺餘力以讓財。故曰雖地有不齊。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也。極其量者是謂經租。

地天設也。加之人功則益美。爲田主者曰。田之有租。非厲農也。凡以償主者治地之勞費云爾。此固有時而誠然。然非通例。知者以未治之地亦有租也。設彼誠治之。則名租益重。過於未治之本租。且地之治也。出於田主之力者少。出於耕農之力者多。及其期盡。以田授他農。田主常視前農勞費。爲己之勞費。而於後農增租矣。

地之責租。誠無分於治否。且有地焉。非人力所得施。其主之責租自若也。海有藻名葛羅卜。燔之成蘇灰。製頗黎及胰皂者恆用之。英國濱海之地。幾處多有。而蘇格蘭尤多。皆生海石間。潮及之。日兩番。潮退則露。此之地利。豈人力所能爲。顧田之並海以此爲畛畔者。田主責租。於常田爲有加。此益見名租與治地二者不相謀也。

蘇格蘭極北有島。曰薛德蘭。海中多嘉魚。爲其地民生所利賴。然漁者必其地居民。外罟不得闖入也。於是其地名租。兼海而課。土之所穫。水之所捕。合而徵之。數魚爲完。英之徵租。所謂任土作貢者。於今蓋寡。此其僅存之一事也。

是故田之有租。所以易用地之權。而與辜權專利者同物。蓋田租高下之率。不與所前費者相準。以爲最高最卑之分限。而獨視農者所有餘能出之力以爲差。辜權之名價也。不視供者之本值。而以求者之喜厭爲乘除。故曰與同物也。

百貨之入市也。必其價有以償其貨之所前費。又益之以通行之贏利。而後貨通。否則棄於地矣。此所謂經價者也。今使市價溢於經價。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。使適如經價而止。則租無由出。而市價之溢不溢。又視乎供求相劑之大例。

地之所產。有物焉求常通供。則市價常溢。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。則市價亦或溢或不溢。故產前物者。其地常得租。產後物者。其地或得租或不得租。視供求相劑之何若。

是故合三成價。租與居一焉。而其所以入價之情。與庸贏大有異。庸贏之高下。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。

6545
V. 3
而租之重輕。則物價貴賤之果也。夫百產之入市。既必有以償其前費。而益之以常贏矣。故其物之貴賤恆視之。至於租獨不然。以市價之於經價。或大過或小過或適均。而租則或重或輕或並輕者而無

之。

析而論之。則此篇言租之事。可分爲三。一論地產之常得租者。次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。三論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。

案後之計學家。皆主租不入價之說。而以斯密氏合三成價之例爲非。蓋租之重輕。與物價之騰跌爲無與。故租雖重。厲耕者而無所屬於食粟之民。租雖亡。其地產亦不因之而賤。貴賤者。大抵供求緩急之所爲也。今使一國以其政令之煩。致租稅重。農業病。而民生焦然。是固其法過也。而租不入價之理自若。此後賢如理嘉圖等之說也。雖然。吾觀斯密氏合三成價之說。亦曰價之中亦其爲租者耳。至於價之騰跌。非租所能爲。則彼固曰庸贏者價之因。而租者價之果。本末釐然。未必受後起之擊排也。

又案租與稅不同。今假國家於城市設關以征野之入貨。則供者於其庸贏轉運之外。自必加此稅



者以相濟。則價以之騰矣。至於租者不然。故曰租稅異也。

以下論地產之常得租者。

人道蕃生之理。與動物同。其進率與食之多寡有比例。是故天下無棄食。如稻粱菽麥。如牛羊魚鳥。凡在可食之科。皆有馭功之量。或用今施之力。或用舊積之財。其爲功同也。今夫以一鍾之粟。食數夫之功。雖以至覈之道行之。其所易之功。常劣於是粟之所實食者。然而既有以廩其庸矣。自必有爲之致力者。而庸率之高下。則時爲之。

案庸率常過於勞力者之所實食。亦不容己者也。傭不能常作勞。有疾病。有休老。且必有以長養教誨其子孫。使庸率僅足以養其當時之軀。則勞力之民。彈指盡矣。

地無論便左腴磽。及其可耕。則總其所登。常大逾於所費。天之酬庸。比諸人之爲酬。倍蓰不啻矣。故地寶告登之時。不僅勞力者有以復其廩也。卽具母者亦有以滋其息。二者猶有餘焉。則有地者之所賦矣。

那威蘇格蘭二國。雖極荒之大澤廣場。皆是資游牧。計其中羶酪孳乳之所出。取以償穀擾之勞。覓種

之費有餘。則地主有薄租。地愈美。租愈大。牧場美者。延袤相若。而所牧之畜多。地狹畜多者。其飼視稟收皆易。功不煩而產增。故地主之租倍進也。

案有時地雖有租。而其實不中名租。農者所受之田。牧者所受之場。往往善惡相錯。於是名租者絕長補短。通而徵之。非其地皆中名租也。

田之名租也。土壤之肥磽相若。則視所居之便左。所居之便左相若。而後疇以土壤之肥磽。故負郭之田。其名租也。中下者等於鄙遠之上則。蓋耰鋤之勞雖均。而所產之入市求售。僻左者不能不加費。轉輸加費。則秋收之入。分以爲庸者多。此盈則彼虛。而贏與租皆以少矣。前之言贏也。已明鄉鄙之率。常較都會爲優矣。庸多而贏優。則僻左之田雖耕。其租必甚嗇矣。

凡大道通衢。與凡可漕之水。皆所以利轉輸。利之云者。所費省也。故凡國水陸大通道。里治關。而遠近若一者。太平之實象。而致富之樞機也。蓋遠服之地關。則耕者之羸漸廣。邦畿處其環中。而遠服外繞。距中彌遠。其環羸彌宏。故也。夫鄙遠之地通。都會首蒙其利。何則。以不受近郊者之專利也。然而近郊之民。獨無利乎。於都會雖失其壟斷之私。而市場日廣。失於中者收之於外。二者相較而恆有餘。則亦

蒙其利矣。所惡夫辜權之事者。非曰徒以專利已也。國財之理。必分之見於民業之日精。而後合之見於國財之日阜。常智之民。其樂循常厭改轍。而好逸憚煩苦也。久矣。使不憂相競之勢而圖存。則其業必難精而易窳。業而如是。國之貧破。不待言矣。五十年前。倫敦近郊諸部。嘗合詞呈請議院。毋許遠部集貨。造大道通倫敦。意謂果其聽之。則下邑工庸極廉。成貨運都。必奪近者之利。而城中田主之租。亦且坐減云云。其言如此。當時和者綦多。然而道成之後。近郊之租轉增。卽農業亦日益精進。嗚呼計學之理。豈易言哉。

案此事豈獨於一國爲然。六合之大。盡如此矣。彼斯密之世。汽舟鐵路。猶未興也。至於今則何如。非洲之奧區。烏拉之荒服。致其所產。若在戶庭。此則大宇之內。遠近若一。庶幾太平之見端矣。曩關內外鐵軌未興時。土庶知與不知。皆言鐵軌行則小民業舟車者絕食。理至明顯。云不然者。非覬奸利。卽清狂不惠者也。然自道通以來。舟車數增倍蓰。事效反與所期如此。而至今談國計者。尙謂礦路諸政。無益國計。有害民生。理之艱明。豈口舌所能爭者哉。

竊嘗謂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。一言蔽之。事在均其不齊而已。是故衣裳垂則均寒燠。宮室立則均

雨陽。制文字則有以均古今。設庠序則有以均愚智。倉廩者所以均豐歉也。城郭者所以均安危也。甚至孝弟之教。刑賞之施。莫不有均之效焉。至於今世。則所以爲均之具尤備。其力尤閎。其效尤爲遠且大也。火器用而執兵者之羸壯均矣。汽電行而地之遠近均矣。鈔號均用財者之緩急也。保險均人事之夷險壽夭也。光學所以均目也。音學所以均耳也。願均者雖多。而其所欲均而未能者尙夥。民德之厚薄。民智之明暗。民力之貧富。與夫民品之貴賤。而皆所未逮者矣。大抵至治之世。其民勢均而才殊。勢均所以泯其不平。才殊而後有分功之用。夫而後分各足而事相資。而民乃大和。繼今以往。治道質而言之。如是而已。後之君子。其諸於余言有取焉。

苟以養人之量爲差。則中上之稻田。所出者過於同羈最腴之牧圈。耕之爲勞。過於馘牧。固也。然而秋收之日。所穫者以償子種。贍力庸之外。所餘實多。故使牛羊之肉。與五穀之實。常重等而價同。則耕者之穫。過於牧矣。夫如是。故農者利優。而禾田之租亦厚。地爭墾。田人樂耰鋤。此游牧之所以轉爲耕稼也。

治化稍稍開。則穀價與肉價之差。隨時輒異。當地廣民寥時。國中無慮皆牧場耳。故其國羶肉多而嘉

穀少。民以穀食爲難。而穀因之貴。南美有地名般那舍利（譯言佳氣）四五十年前。每牛常價四理亞。當英錢二十一便士有半。一牛之獲。不售捕捉羈罽之勞。其賤如此。耕田種稻。則勞費不貲。蓋其地近栢拉特河。當波拓實銀礦之衝。人趨采銀故也。肉賤穀貴之國。其狀如此。洎文明肇啟。耕耨雲興。則其事反此。肉少穀多。而有非老不得食肉之政矣。

稻田日廣。則牧場日狹。牧場日狹。則肉價日騰。設此之時。其可爲稻田者。不爲稻田而縱牧如故。則牧利之所入。不僅有以償牧費已也。必牧之利與耕之利相若而後可。屠肉入市。其善地之所牧。與惡地之所牧無以異。而其價同。夫如是則惡地之主大利。緣穀牧之利。其得租去稻田均矣。百年已前。蘇格蘭山部。牛羊肉與其雀麥餽飪。輕重等則貴賤同。且有時而劣之。自南北旣合。蘇之牛羊。毆而售於英市者日夥。由是肉價日長。至今乃三倍矣。而山場之租。亦比例而加進。今英國麥肉相待之率。大較屠肉一斤。可易二斤以上最美之麩麴。設穰歲。所易者尙不止此也。

由此觀之。知萊汙日闢之時。斥鹵牧場之利（利兼租贏而言）視善地牧場之利爲升降。而善地牧場之利。又視已耕之田之利爲升降也。且五穀之利歲登。而穀牧之利則必通四五稔而爲計。是故同

一町田。以之出肉則見少。以之出穀則見多。耕牧利懸而並存。固必於其價焉取之矣。使其取償過平。田將改牧。使不及平。則牧將復田。必然之勢也。

牧出芻。田出穀。出芻者飼畜。出穀者飼人。謂二者收利終底於平者。以舉一國之地。任其自趨。大較必終如是而已。顧有時地勢不同。出芻之利。遠過出穀者亦有之。

案芻場之租。往往較之稻田而重者。其故有二。戶口蕃稠。肉食者衆。而牛羊大貴。利厚一也。產芻勞費。遠減五穀。母輕二也。

都會近郊之地。戶口繁闐。轉輸輻湊。其中人所飲之湏酪。馬所食之莖芻。皆不可以一日闕。又況齧肥。驅堅之家日衆。其勢有以使出草之利。遠過於稻粱。然此必其地之形便。有以爲之。僻遠之地。所不能也。

事業繁興。戶口大進。近郭之地。所產芻穀。皆供不逮求。則其地以出芻爲最急。而出穀次之。何則。穀貴而易輸。芻粗而難轉也。今之荷蘭。古之羅馬。芻供於近服。而麥則漕於遠方。職是之故。拉體諾史載嘉鐸之言曰。家饒足。視飼畜。耒耜之利。乃無可言。當是時羅馬以兵力雄西海。勝一異部。常徵其地產什

一瞻邦畿。國有慶。則發倉廩與民。其所乏者非穀也。故繞郭之田。盡爲芻牧。而耕之利微矣。

曠野平原。徧種麥稻。就中樹圍柵爲圈牢。其租較園外耕地。往往而高。蓋田事資馬牛。而馬牛需芻牧。就地爲圈。便田事。故其租乃合所耕之田利。通計以爲償。不以本場所出芻牧定高下也。設其鄰地盡斥爲牧場。其租減矣。蘇格蘭圍地租優。大率由此。夫圍場之善於散牧。所由來久。蓋納畜入圍。不須毆牧。一也。畜自齧草。不受人狗之驚。易肥健。二也。

若牧場隨在多有。不難得。則其地之租與贏。必與左近受耕之地常租常贏。相視爲率。不能獨優也。徒任地以爲牧。則地之出草有限。而所飼之畜難多。此耕稼城郭之國。肉食所以恆貴也。邇者藝草法行。又以蘆葍薯蕷諸植物。種以飼畜。於是一區之地。所穀養者。其數遠過自然生草者。牧者地如故而畜牧蕃。肉穀二價相比之率乃減。倫敦之市。今日屠肉麩麪。二價相懸。方之五十年前。其減多矣。

案所謂藝草。蓋不任自然。而以草子播種者也。康熙中葉。英國始傳其法。知者以當時報紙有售賣草種告白。目爲新法。以蘆葍飼畜。其法先行於荷蘭。後乃傳英。其法舊於藝草也。

史家柏爾志。爲王世子顯理作傳狀。附著其時物價甚悉。屠牛四體重六百磅。價約九幾尼有奇。是當

時每百磅牛肉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也。顯理短世。薨年僅十九齡。時一千六百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。

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三月。英國民食騰踊。議院雜考所由然。有威占尼亞賈人。自言於前歲三月。爲其海舶備食。每罕都維牛肉。二十四五先令爲常價。有至二十七先令者。由英倫至威占尼亞。海道遼遠。非佳肉不足醢致。然以與世子顯理時相較。則百磅廉四先令八便士矣。

顯理時肉價。每磅計三便士又五分便士之四。而其肉則精粗相半者也。可知佳肉入肆零售。每磅不當在五便士或四便士半下也。

一千七百六十四年。議院所訪肉價。佳者每磅四便士一法丁。粗者約自七法丁至十一法丁不等。此價與往歲同時者爲較。每磅貴兩法丁。在當時卽稱騰踊。顧以與顯理時市價相方。則廉平遠矣。

至於麥價。則當十六稔之首十二年。溫則市中。每括打精麥價一磅八先令三便士又六分便士之一。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前十二歲。量同精等之麥。則二磅一先令九便士二法丁也。由是觀之。此二百五十餘年之中。英國麥則趨貴。肉則趨賤。此可用以證吾前說者也。

國大治久。其中田野。大致墾闢。無慮樹穀以養民。生芻以飼畜。無荒棄者也。亦有時而他樹藝。(如栽茶、栽蔗、栽鸚粟、栽加非、栽菸葉之類。)則其租與贏。常視芻穀二者所收爲程準。無能遠過者。設而遠過。地之轉而他樹藝者將多。多則其利或不及。而其地又將復以爲牧爲田。此其大較也。轉而他樹藝矣。其治地若浚墾之費。或重於耕牧。其歲所斥母若子種之費。或重於耕牧。治地費重而爲之。必其租勝者也。斥母費重而爲之。必其贏勝者也。然此二者之勝。必適償其費。而不能甚有餘。必然之勢也。

若苦蕪。(實若松子。可以釀酒。)若果實。若菜蔬。地之藝此者。其租與贏。常視耕牧爲優矣。何則。地中園圃者。有樊渠之費。如是則租宜加。果菜之傭。其勤巧過常佃。如是則贏宜厚。且果蕪之穫。天年不齊。畦損大異。以視芻穀。難恃倍之。故一收之利。必通數稔而疇其平。此所謂保險費也者。行其中矣。雖然。園圃優矣。顧藝者之家。則十九貧窶。卽有善者。不過中貲。則知此曹計出爲入。曷嘗甚有餘乎。況灌園種樹。足以怡情養生。故富厚之家。往往操之以爲遣日消閒之事。如此則小民之利愈奪。而仰以糊口。瞻家室者難言矣。

地經濟闢壅護。而所收利增。固也。然亦僅償所費無饒餘。此著自古昔而已然者也。考傳記園圃之產。珍者葡萄。菸蔬次之。故葡萄坪與得水霑足之蔬畦。農家所絕重也。德謨吉利圖生二千載前。其著書言樹藝最早。嘗笑其時種蔬者計拙。曰。種蔬必以垣。砌石爲之則太費。疊壑爲之。暴風疾雨。又往往坍。歲時葺治。愈不勝煩云云。歌路默拉爲書言農事。於德謨說不置辨。則謂易垣以樊插。枳棘爲之。費輕而耐久難闖。夫樊圃淺制耳。德謨時人顧不知之。而待歌路始發耶。同時言樹藝者有哇樂。後四百餘年。有百里知次。皆主歌路之說。由此觀之。則古之農家。皆以治圃爲已費。課其所得。或不償灌溉壅護之勤。況南方諸國。近日炎敲。非《交通得水至易者。不中作圃。而至今歐洲蔬圃。例用棘樊。獨不列顛泊北地諸部。藝果蔬者。以其實珍。始設垣柵。故英之佳實。厥值常昂。否則不能得藝也。此間蔬畦。亦間用平常果木圍之爲籬柵。果賤而蔬珍。蓋果蔬所收。相輔爲利。以償費也。

自古至今。凡產酒之國。皆種葡萄。種術如法。其得利最優。惟新墾之坪。則利否相半。此意大利農家向所鬭爭。而未定論者也。歌路默拉書。主新墾之利。以所收視所費。謂葡萄有倍稱之息。非他樹藝所可擬。顧經營之事。僅以所出較所入者。其說常差。而以樹畜爲尤甚。信如歌路言。前人論定久矣。聚訟何

爲者。法蘭西產酒最有聲。持論者欲張樹畜之業。大抵是歌路。而舊種之家。則謂新坪多虧耗。其說莫適從也。或謂舊種者於此業稔。故其說多長可信。然亦不盡然。舊種之家。專利日久。伎新墾者之奪其利。乃操此說沮之。吾轉於其言。意歌路之說之或可信也。一千七百三十一年。法之政府令曰。凡種葡萄。無論新墾之坪。抑舊廢逾二年更種者。非王所特許不可。又須旁近民報明其地。不種稼穡若他樹。藝。違此者有大罰。問所以爲此之故。則云恐以酒醴妨稼穡也。不知使國中酒醴誠多。稼穡誠少。供求之例。將使種穀芻者日贏。藝葡萄者日絀。民方擬此植彼。無待上令也。又不知新坪利厚。即在官設限制之中。使其縱之。則供求之例。將使二者亟趨於平。不能畸優畸絀也。且云酒醴妨民食者。意謂葡萄占地侵稻田也。乃今者法國麥田之盛。莫白爾根德、基安、狼幾突若之數者。皆栽葡萄產美酒之名部也。而稻田加茂。何耶。蓋葡萄盛則造酒蕃。造酒蕃則手指衆。夫工不能僅食酒也。則以民稠易銷之故。而穀芻二者。亦以利優起矣。豈待爲民上者爲之周防諄命也哉。吾乃知病農之政。莫大於限民之業。業限則貧。貧則不蕃。不蕃雖有地。吾得而耕諸。

是故耕牧而外。凡他樹藝。雖其實甚珍。所收甚富。常以治闢種植之費多。其所得不大過於耕牧。取其

利例之。常相若也。獨至地居最宜。而區羃狹不常有。則其產入市。常索高賈。其利非耕牧常率所可例矣。而此之饒衍。誰與歸乎。曰。歸諸地主人。

又知凡疇二產地。利之比例。主言常而不言偶。如以葡萄之利較穀芻。則其葡萄。必國中之地。無論曠曠墮。隨地可種。而亦盡人能藝。其成釀和平中正。有其宜人。之常德。而非艱得之佳醅。夫如是。乃有比例之可言。而可取爲準的矣。使爲地美之所獨鍾。抑爲人功之所獨擅。則絕類殊倫。非常品之所能爭者。固不可以定常率也。

今夫實之美惡。因土壤而異者。葡萄於諸實尤。吾聞葡萄之美。有某地之植。其芬甘濃郁。絕非培耘澆護之功所可覲者。此之獨美。誠物性然歟。抑人意異歟。姑勿具論。第其美有爲一町數畦所獨絕。或圍諸小邑之一隅。或徧於大郡之太半。雖廣狹有間。而總其所產。終劣於中求者之所需。中求之經價。不足以求。夫而後殷於求。而能出溢價者。至求殷且爭。價愈益溢。洎價之溢與供之闕。兩相劑而適平。而交易之事以起。此不易之定勢。而凡物產之稱奇貨而可居者。盡如此矣。然而價溢矣。而溢者大抵注於地主之租。蓋厚實之歸。必循其本。不然。將歸諸傭力歟。則彼培耘澆護者。豈不比他所爲加勤。然此

不因加勤而溢價。乃溢價致此加勤也。且其產既珍。而鹵莽之失甚鉅。卽在惰傭。猶知慎之。將歸諸斥母者歟。則釀成登市而得價。取其少許。已足酬斥母養傭者之本息。是故大利必歸租。何則。產之珍系於地也。

西印羣島。多歐民所主蔗田。其貴重與本洲之葡萄坪相埒。總其所出之製糖。銷之本洲而見少。安南所產白糖上上。就地常價。每鈞達三佩斯脫。以英幣計之。則十三先令六便士也。法士波亞維爾遊歷泰東所記如是。波於其地樹畜諸業最詳審也。今考安南每鈞達實重自一百五十至二百法磅不等。折中之。可一百七十五法磅。以英衡言。則當每罕都維價八先令矣。此以較西印所造棕色糖。不及四分之一。以較精白者。則劣六分之一也。越地所種民食。稻麥二者爲多。故稻麥蔗三者之利。可卽其地常價。互觀而得其比例。凡地主培溉之所資。三農勞費之所獲。皆可以是通其率矣。獨吾英外屬蔗田。與歐美稻麥之利無比例。嘗聞治蔗田人自言。其業之利。但以蔗飴蔗酒（卽西國小民所飲之火酒）二者之獲。已够所費。其結晶成糖。純爲贏利。此其言信否不可知。特信斯言也。則何異種麥者責一切之費於秸莞糠麩。而以子粒爲實贏者乎。倫敦商賈爭買西印荒土。置筦事者。資以母財。責治墾植蔗。

規厚利焉。雖海國邈遠。往返不可知。其地刑政乖戾。交易難憑。不爲沮也。今假有極腴之士。在蘇格蘭。愛爾蘭。抑北美諸部中。無人爲此。三方道里通平。風波不惡。程期可計。刑政差平。然而人終棄此而適彼者。則必有毆之使然者矣。

案此所言西印情形。今昔已異。當日蔗田所以獲優利者。一以壟斷限田之約。二以純用非洲黑奴之故。可知其利之興。不出於自然。而出於橋揉強致。終之黑奴之工。始利終害。至道光廿六年。專利約弛。來者新舊若一。西印之糖利遂衰。且蘆菴糖法行。蔗糖之珍。亦用大減。而羣島生事。遂蕭條矣。北美之威占尼亞與馬理蘭二部。以菸利擅天下。種菸利過種麥也。菸草爲物。歐洲地大半皆可種。種之利亦甚優。然而莫之種者。各國賦稅以菸爲大宗。設令野田徧種。則就隴徵收。較之入口時當關納權者。其事爲繁且難。而各國乃緣是而有種菸之禁。此北美二部收利之所以獨宏也。雖然菸利不及糖蔗。倫敦富賈。斥母種菸者。固不數見。卽吾民浮海逐利。其中虛往實歸。由菸者亦不若由蔗者之多且厚也。歐洲菸市。常苦供不副求。而價昂者。乃北美種菸之家。以術爲之。惴惴然恐新墾者之分其利。乃相聚聯約。令種菸無過於六千隴之限。一黑奴所出。無過千磅之菸。且產草作業之餘。須耕玉米。

田四闕克。又聞藝師道格拉言。種菸者年值咍收。往往聚葉若干。焚之。使入市者供不及求。以要高價。此其事猶荷蘭人之於蘇荏。其爲術如是。然則此時之菸。雖有厚利。其勢不可長矣。

由此知無論地產爲何。其名租也。要皆以芻穀二者之所徵爲準。而不能遠有上下也。使其下之已多。則其物將拔而他藝。使其上之。則必其壤之性有所獨宜。而其地之所生。不足給中求者之欲得。過是以往。則不能也。今者總全歐之提封。麥隴最衆。則知凡地之租。莫不折中於麥矣。夫旣折中於麥。則吾英之民。於彼法蘭西之葡萄。意大利之橄欖。(以造油。西人極珍之。)復何羨焉。蓋二者雖珍。使通而計之。其收利名租。亦正等於芻麥。芻麥之利。吾英之壤。未嘗後人也。彼貧已而富其鄰者。可以悟矣。民食種各不同。設二種之食。此易而彼難。地之肥磽相若。而出此倍彼。則此之田租。必優於彼。而與農佃之贏庸無與焉。當其收穫。旣償財息力庸之外。皆田主之獲也。微論其地庸率高下。所餘旣多。食功自廣。而田主之利權自進。故曰優也。

今試取麥稻而並觀之。同一區地。以之種稻。比之種麥。所優實多。常田一歲再穫。每闕克地。所收者自三十布歇落。至六十布歇落不等。故種稻雖於麥爲劬。然登場之利。常綽有餘。酬農飼傭之外。其利皆

歸於田主。往者葛羅利納開屯之民。各占地畝。自具子牛種稻。其田歲僅一穫。且田作者皆歐產食麥。非其土之所出。然等而較之。其租於麥隴爲厚也。

稻喜溼。稻田美者。終古沮洳。交春水漫畦者二三寸。故宜稻之地。不中麥。不中牧。不中葡萄菸蔗。實則舍稻無一宜者。苟其宜之。則不中稻。以不能相轉之故。徵於稻者不時例地租。此在稻國已如此矣。外此歐民常食。則有薯蕷。其易生殆過稻。不僅麥也。夫薯蕷之養人。其不及麥固也。今以麥薯蕷二物。權均重等者相較。則薯蕷之中。一半爲水。而麥則堅實多精。然而同一闕克之地。其種麥得千斤者。以種薯蕷。可六千斤。是去半而其養人之量猶三乎麥也。且薯蕷耨鋤之勞。減於藝麥之作。使歐洲之國。他日以薯蕷爲糧。若亞南之於米。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。則地產養人之量將愈優。以所收較所費。比例之率滋大。然此皆地主之獲也。故用薯蕷則生齒日蕃。而地租日大。

案斯密此說。已驗於愛爾蘭。愛民以薯蕷爲糧。而其地行零田法。地主之租最優。戶口亦不數十年自倍。顧此非愛爾蘭之福也。道光二十五年之際。有蜚爲災。食薯殆盡。其地大饑。民轉死溝壑者幾半。而英國亦從此罷稼法。蓋民生所恃者既專且隘。稍一乏絕。死亡隨之。且食糧過賤。俯拾卽足。

者。其治俗亦往往不進。孟子謂菽粟如水火。則民仁義。徵諸實事。乃不盡然。

又使以薯蕷爲糧。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。則國中他穀之租。將以薯蕷之租爲程準。而與稻不同。蓋薯蕷可生之地。則嘉穀美實。皆可以滋。不若秔稌溼田。難以他藝也。

往者吾聞藍克沙人言。雀麥之美。以之搏飯。其養人勝麩麩。勞力小民。食此最善。吾蘇長者。亦操此說。顧不佞終疑而不能信也。試以英蘇兩土之傭觀之。蘇傭之醜弱。皆過於英。而南北富厚之家。則無此異。然則雀麥效可睹矣。獨至以薯蕷爲糧。則不然。倫敦都會之中。其作使負戴之傭。門者走卒。降至倚市之倡。壯佼豔冶。問之十八九愛爾蘭產。亦以薯蕷爲糧者也。此可以證其物之益人。而雀麥方之。邊然遠矣。

特薯蕷爲物。不中蓋藏。非若稻麥之數歲不腐也。以未售先敗之足憂。故其種之也。常有節而不可過。其所以不能與五穀同量者。職是故耳。

以下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。

夫地有所產。其地主常可以得租者。獨民食耳。至於他產。則或有租或無租。視其所遭值之事勢。

案地產民食。亦不必常得租。說見篇末。

民生事之所必資者。食之外莫若衣居矣。方一地之未墾。其任天而有者。食之材少。而衣居之材多。及其既墾。則所產常反是。夫民寡而衣居材多。則強半無所用之。莫與爲易。而無價值之可論。就令或轉以爲民用矣。其稱值也。將僅計其飭治之勞。至於其材。與凡所以爲坯樸者。不齒及矣。及其地之既墾。將衣居之材。日以見少。材少而資之者多。於是交易之事興焉。而價日以起。夫如是則地無棄材。見產者既悉取而用之矣。而求者未已。以求者之殷也。故輦以入市。其名價也。將有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者焉。價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。夫而後主其地者可以有租。

何言乎地未墾則食材少而衣居材多也。初民之衣。大抵壯獸之毛革而已。或射獵。或游牧。食於斯者衣於斯。然衣之勢不能盡其所食者。匪所與易。則棄於地矣。美洲之北境。畋獵之民也。方未通時。其事正如此。至於今則出其餘皮。易罽氈烏鎗菩蘭提酒。員輿之上。交通日恢。雖極榛狉之域。第使其地可稱產業。則其國常有與通。取其族所不能盡用者。出以與人爲易。其得價溢於運致轉輸之所勞費。而薄租以興。蘇格蘭山部皆畜牧。當牛羊不能出境時。所與南國互市者。多皮鞞。而牧場租起。英吉利之

羊毛不自織。則致之伏蘭德。伏蘭德國富而民藝。英所不逮也。而英牧場之租。亦緣是而有。此皆斑斑見諸史冊者也。使當日者。英無伏而蘇無英。則通商路絕。是毛革者爛於泥沙已耳。產此之地。又烏從以有租乎。

案所言蓋英國義都活第三時事。當元至正明洪武間。是時英之羊毛。幾通國財賦之所從出也。

至於室居之材。任天而有者。曰石曰木。其物方之毛革爲難轉矣。當其荒棄。所產之地。固無有租。此不獨在古爲然。卽今商國。往往而有。今假有石坑處倫敦之左近。則得租或甚優。乃北之蘇格蘭。南之衛勒斯。所在多佳石。主其地者。未聞有所得也。已伐之木。任梁棟者。置五都之市。名千金之資。地產此材。徵租不薄。獨至北美諸部。參天合抱之材。扶疏膠葛。其地主招人斬伐。不名一錢。乃莫肯顧。吾蘇格蘭山中之木。亙古不采。可致入市者。僅其皮耳。而至美之材。常爲溝中斷菑。租於何有。卽有時轉而成器。所可租者。不逾斬削之工庸。其多而無用如此。然有時地勢利便。而適爲建造之所資。則租有時而可得。往者倫敦砌治道塗。蘇格蘭並海石坑之主。遂得前未曾有之坑租。那威海岸諸林。其木常運英得善價。其地亦有租也。

國之庶否。與民食有比例。與衣服宮室之材無比例也。民求食難。而其二若差易。無饑矣。更求其所以禦寒暑庇風雨者。大抵皆可。至煖衣安居而苦乏食者。初民屢屢有之。英國山野之民。其所謂室者。可以一人一日之力而具。其衣以皮革爲之。雖稍費亦易成。故初民一歲功力。用其百一治衣居有餘。以其九十九求食或不足也。治化進。畋牧之衆。轉而地著。一民之所勤動。至少可以食二人。是故半其衆以治地。則一羣可以無飢。而其半以暇日脩餘業。資以養餘欲。給餘求焉。則冠褐屋廬。與夫宮中之械器。其犖犖大者矣。今夫食。富者之於貧。其精粗美惡。與夫烹飪之宜。則容有間耳。至於多寡之分。非絕殊也。而富者之塏殿廣宮。與其篋笥之稠疊。以與巢居卉服者較。將其異者。不獨在品。卽量亦相絕也。(品者以德殊。量者以數異。此泰西學家衡物恆言也。)蓋飲食之事。限之以人腹腸。滿斯不過。獨至安形所需。悅目媚耳。則起居之愜適。陟降之閑都。被服之華。作使之便。其嗜欲之量。有隨人欲而無窮者矣。故民食旣贍之時。莫不願留有餘。以求其他所欲得者。易足者以其有限而卽足。其心所不足。乃在常不能足者。此富者之情狀也。小人謀一飽而猶難。而一羣之中。貧者又常居其大分。則各奮心手耳目之力。求有以得富者之驩心。而求者旣多。勢必相軋。或其技之特精。或其價之較廉。以冀棄人

而取我。此貧者之境象也。至夫田野日治。民食日充。求食之徒。乃愈益衆。於是分功局成。天地之遺利日出。其物材之夥。有過於飭材之衆者矣。是故百產告登。民以滋侈。物或以利用而見收。或以飾觀而見設。自夫粟菽布帛。以至鏤鎔瓊璣。出諸地腑之深。登諸墀几之近。總是有形。究不外冠褐屋廬。與夫宮中械器而已。豈能奇哉。

由是而知民食稼穡者。租稅之源。不獨能自出租。而他產之出租。亦必待田野既闢。稼穡饒衍之後。而始有也。且他產雖出租以給其地主矣。其爲物之情。又未必常如是也。蓋百產之有租與否。要必視供求相劑之如何。必其求之之殷。使市價有以逾於經價。否雖在田野既闢之國。其勢無以爲租也。市價之所以逾經。其所待以爲盈虛者至衆。非爲詳論。未易明也。

今試卽石炭一事而明之。石炭礦產也。礦必有主人。而發掘開采之後。或有租或無租。恆視二事焉。一曰礦藏之腴瘠。一曰所居之便左。夫較礦藏之腴瘠者。功同而所出有多寡耳。假使礦藏過瘠。而治者不酬其勞費。則雖置其礦於五都之會。采之無所利也。無所利則莫之開。莫之開則其地坐廢。稍進而礦藏差腴。開而采之。其入市而收利也。僅能償其勞費。酬勞力之力庸。復役財者之本息。夫如是則其

礦可開矣。然而不能有租。故其礦多地主自具母財而爲之。所獲者祇通行之贏率。而租所不計。舉以與人爲之。則甚少矣。如是之煤礦。吾蘇格蘭多有之。地主自采。責租則他人莫承。更進而礦藏彌腴。開之勞費。與他礦同。而所出甚富。如是而不開者。則又以其所居之僻左。繞礦之居民鮮少。所出者供過夫求。又無通行大道。與夫可漕之渠。則雖腴仍瘠耳。故其礦亦廢也。

以煤爲薪。或云有毒。故人用之也。少於芻蕘。設其地薪煤並有。則煤價劣薪無疑。（斯密氏生於乾嘉間。其時英民於石炭如是。此又徵其國世變之一端矣。）無論薪價高低。煤之出售。終不能過薪而更貴。今使聞一國之中。其焚煤之費。與燒薪相等。則不問而知其煤價之已極。英國內地如鄂斯福。其居民皆取木煤二物。拉雜燒之。此可驗二薪之價不相遠矣。

材木貴賤。其騰跌之由。與牲畜同所待而相反。皆視農業之盛衰爲轉移。當夫狃榛之秋。豐草長林。觸目皆是。此不獨於其民無所利。且深與田業相妨。如其伐之。爲賜甚大。迨夫耕稼肇興。是莘莘者日以減矣。此其事有二塗焉。或經斬闢而爲墟。或經縱牧而濯濯。耕牧日進。材木以稀。固其理也。夫牛羊之蕃滋。其事固與稼穡之遂生無比例。稼穡者。純由勤力而後有者也。顧牛羊之蕃滋。其事雖不盡出於

民力。而得人爲之穀飼豢養。其生乃遂。其種乃昌。設無牧養之慈。彼將任天事之自然。際其青葱而飽。亦遇其黃落而飢。猛獸奪其爪牙。蟲蛇施其螫蝕。縱克自存。其生亦隘。得人而後免此。是人有造於畜產者大也。故田事起。而牛羊之生愈蕃。什伯成羣。縱於叢林深菁之中。木之尋常以往。固無或害。而萌蘖之存。必已寡矣。自其新者不生。則雖有櫛櫟蔭蔚之林。不數十百年。掃地將盡。林木之與牛羊。其不相能如此。是故一境之內。牛羊日夥。則林木日彫。惟其日彫。而其物乃貴。貴而後交易事起。索價優於斬伐之費。而其地乃有租之可言。甚且所收之利。過於他樹莖之所期。雖落實孔遲。而大抵足以相抵。此保山林之產者。所以有人也。吾英幾處山林。事政如此。說者謂其利優於耕牧。雖然。時或有之耳。欲其常優。必不能也。並海耕牧甚盛之區。有石炭供爐爨。闢地栽樹。以供營建。轉不若運致他所之材爲宜。故額丁白拉年來。邑居雲興。無一杙一椽之材。產於本國者。可以知矣。

案斯密氏謂草昧之時。林木於民無利。且與田業相妨。此語殆無以易。惟其如此。故理嘉圖創爲租例。謂農業初興時。其民所耕。皆擇最腴上壤。逮生齒日繁。上壤所登。不足以周民食。乃降而耕其次。生日愈繁。所迤墾者亦日愈下。及其名租也。是最下者無租。其餘諸田名租。卽其田所收。與此最下

者之較數。此爲凡租大例云云。方此例初出。計學家論租理者。翕然宗之。以爲不可搖撼。號理氏租例。獨美國格理著論駁之云。理嘉圖謂初農所耕。必其上壤。此物理之所必無者也。蓋其壤旣肥。則當萊汙未闢之秋。必早爲灌木叢林之野。初民之羣。散而不合。烏能闢其地而播種之乎。故初農所耕。大抵皆下中之壤。治進羣合。而後洊耕上田。此與理嘉圖所言正相反耳。顧理氏之例。終有其不可廢者。此學者所當反覆研尋者也。說載篇末。

又案斯密氏於供求相劑之例。往往信之不篤。守之不堅。故其說爲後賢所指摘。如此節謂材木惟其日彫。所以日貴。而交易事起。有以爲租云云。不知使其求盛。則材木雖不彫何害。使莫有求者。雖天下之林盡彫。只餘一木。烏足貴乎。格致之事。一公例旣立。必無往而不融渙消釋。若可言於甲。不可言於乙。可言其無數。而獨不可言於其一端。凡此者其公例必不公而終破也。

煤價與薪價齊。斯爲極貴。顧出礦時。其價必大劣。此否則無以爲水陸運費之地。且礦主之售煤也。與其貴而售少。無寧賤而售多。數礦並開。則最腴之礦。實操定價之枋。跌價以傾並開之礦。冀得專利焉。一礦旣跌。衆礦不得不從。非腴而從。自然利減。減甚則歇業者有之。其次雖未歇業。不能有租。

案此所云云。惟出煤甚多。供過於求而後如此。苟供不過求。或煤市旺盛之時。其事乃或反比。價由最瘠之礦而出。而肥礦聽之。坐收厚利也。

礦之所以開。煤之所以出地。而歷久不廢者。其所待與他產等耳。必其所收之利。有以復其勞費。而益之以常贏焉。否雖甚美之煤。無從開而不廢也。故有贏無租者。最下之煤價矣。且如是之礦。必地主所自開。與人開之而不得租。彼何所取而爲是乎。

總地產之出租者。惟煤爲最嗇。常法田疇之租。常三分所收之利而取一。且未嘗計豐歉之異而爲差。獨至煤礦。則五分取一爲最優。什取一者。其常率矣。且計出地之盈虛。從而爲異。二者地利之不齊如此。故買業者。田疇園囿之業。計三十年之利者爲平價。至於煤礦。計十年之利而置買者。稱善價矣。

案所謂業計若干年之利者。謂是業所收歲入。積若干年而與買價相等也。當斯密氏時。煤礦租率。尙有五十一什一者。至於今乃益下。大較三十得一而已。此其故。坐工庸日貴。彼盈則此涸。故租率不能與銷煤之廣狹相劑爲多寡。然率雖微而實數則倍蓰於前。而主礦者之進。優於前人也。

煤礦之美惡。不獨論其出煤之多少難易也。卽銷場之遠近廣狹。開采之得利與否恆視之。獨諸金之

礦產則不然。其品彌貴。則彌不計所居之便左。蓋其爲物易於挾持。盈握之微。爲值甚鉅。雖以之梯山航海。運費加於本值甚微。故銷場所被。不僅毗連之境。謂之流通宇內可也。如銅出日本。而登歐市。鐵出西班牙。而流於祕魯智利。而祕魯之銀。則由美而入歐。由歐而轉亞。

礦產麤而地相絕。則各具銷場。而其價不相牽涉。如頁洛卜沙與紐喀所南北二境之煤。雖同在不列顛島。而各自爲價。其與法國黎央奴亞之所出。愈不相涉矣。至於貴重諸金之礦。則大不然。五洲之礦。互相繫牽。設有一腴。羣瘠俛廢。此如日本之銅。祕魯之銀。其出土之多少。支那歐羅巴二金貴賤視之。所共見也。蓋肥礦出產旣多。其價緣之陡跌。跌則瘠礦所收。勞不償費。雖欲無廢。不可得也。近事波拓實銀礦開。古巴、聖多明戈、與祕魯諸老礦。皆儼然有不終日之慮。可以驗吾說矣。

案斯密所云。尙是當日情景。後化學之事日精。取銀者多由格利那（鉛卅名）號擊提生術。由是出銀愈多。而舊礦往往衰廢。

是故羣金之礦。其利視宇內所開最腴者爲轉移。凡礦利取償勞費之餘。所長蓋薄。鮮能給重租。羣金之價。其中所以爲庸息者多。所以爲租者少。物者已然（謂鉛鐵屬）珍者尤甚（謂金銀屬）寶刺

士牧師著戈安倭勒風土記。載其地礦產甚詳。謂最腴錫礦。名租不過六分全利之一。下者並此不能。吾聞蘇格蘭山中鉛礦。其名租。腴者亦不過此率也。又西班牙人佛勒芝暨烏羅阿。曾爲海軍官。赴南美洲創鍊廠。歸著書論祕魯礦事甚詳。皆以祕魯礦爲天下上腴。然人有至彼開采者。其地主祇與立約束。凡所收。須付地主所立磨器礱之。償其值與外磨等。不更索租也。礦有租有稅。租者以給地主。稅則國家抑封於其地者之所收。二者實同物。特名殊耳。往者西班牙徵銀礦稅。五分全利而取一。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始革。是五分一者。卽祕魯銀礦租率矣。設無此稅。地主將取之以爲租。其不復徵租者。稅重。礦之坐廢者已多故也。戈安倭勒錫礦。其地獨克。立值百抽五之稅。此亦無異於租。使無稅。則租將增而歸地主。前言錫礦租六分取一矣。租稅合。將見戈錫祕銀。二租相於。猶十三之於十。二祕礦租微如此。然且不支。故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。減爲什一。錫稅則二十而一。而偷漏者錫少而銀多。此不僅多寡數殊也。亦以銀珍易狹之故。故西班牙王之銀稅多漏卮。而戈安倭勒獨克之錫稅差覈實。由此亦知錫價之內函稅多。而銀價之中名租少。又知金品下則租稅易徵。金品彌珍。則所以供租稅者將彌薄也。

夫礦地之徵租。其爲薄旣如此。而卽斥母望贏之家。其收利亦曷嘗厚乎。故烏羅阿言秘魯俗。視具財治礦之家。爲妄人敗子。人而爲礦。通國望而避之。由此知彼視礦業與英正同。其事少盈而多虛。得者什之一二。而失之蓋什八九。世俗有見於得。無見於失。遂爭具財展力而趨之。不知緣礦破家者。前後踵相躡也。

銀礦開。則國賦仰於是者重。故秘魯之法。所以勸趨其民使開礦者。莫不至也。其令曰。凡覘得新礦者。旣報墾升科矣。則不必問何人產業。得循礦脈畫地。延二百四十六尺。袤半之。惟所欲爲。無異己業。戈安倭勒錫礦。其獨克與民立約。與此略同。凡欲治新礦。除民間耕牧已圍地。得任意畫取。延袤若干丈尺。號曰界礦。已界其地。或自采或租人采。蔑不可。其舊主人。不得撓也。吾聞民生財產之重。次身家。有國有衆者。所不可不致謹。且地從主人者。天下之公議也。今爲此。是覬不可必得之虛利。而隳民恒產。奪其自主之權。導之以取非其有。爲相侵牟之事。可謂倒置者矣。

秘魯銀礦而外。則有金礦。其招徠開采之政。與銀略同。而國稅反不過二十而一。初亦嘗定五一什一之稅矣。顧事反所期。欲過二十而一。勢必不可。佛勒芝暨烏羅阿言。其地以采金發跡者。方之采銀爲

尤尠。智利祕魯二國。金礦稅無逾二十而一者。其漏卮亦甚於銀稅。此不徒因黃金珍貴易挾已也。亦以金苗與銀苗鍊法絕異之故。銀苗出礦。寡自然不雜者。欲去其沙石。則必致之官廠。如法披鍊而後可。如此則其事煩而廉察易。至於金。大者如拳。小者如拇。旣多自然不雜者矣。就令細瑣猥雜。其分解之。亦易易耳。或以清泉。或資鉛汞。私家密室。辦此無難。而廉察乃至不易。故礦雖富。以多盜而貧。夫銀稅之徵。旣已苛碎而儉薄矣。至於金。又加甚焉。由是知黃金入市。其價值之中。所函之租微矣。

金銀入市。其行銷之理。與百貨同。雖其最賤之時。其所易者必及其經價。否而求其出地。必不能也。即使有之。亦可暫而不可恆。特金銀者所以爲幣。故其價若隱而難明。然若干之金。其所易之粟布他物。固時有高下多少之差。其交易之率。固可得而驗也。故金銀之值雖至賤。必有以使采者轉者。償其冶鍊輸將之勞費。而又益之以通行之常息。此之謂經價。至於騰躍之頃。則其價不繫於他物。而獨以金銀在市之多寡爲歸。譬如言石炭之貴賤。其騰跌之際。不僅視石炭也。薪柴多寡亦制之。薪柴賤則石炭不能獨貴也。至於黃金則不然。少則騰。多則跌。其易權之高下。獨於本物焉取之。蓋黃金有獨具之德。以爲利用。非他物與他品之金所得與故耳。

黃金之所以寶貴者三。曰利用。曰榮華。曰希有。使獨以利用言之。則羣金莫若鐵。而次鐵者莫若黃金。其爲物也。不鏽不澀。而恆晶瑩。以爲杯棬盤盂。則不腥不蝕。故以鉛爲鸞。不若以錫。錫不若銀。銀不若金。所共喻矣。其采色又羣金所不逮也。以爲容飾。嬰媿之稚。皆悅其華。丹漆之施。不若金塗。釵器之耀也。其利用而榮華如此。既已可貴矣。而黃金乃又益之以希有。希有之所以貴奈何。民既富矣。則欲有以觀其富。觀其富者。必示人無而我有。夫如是。必取其希有而難得者。蓋其物勞民曠日而後出。挾此者。惟富爲能。不啻其豐有繁多之標幟矣。夫物徒希有。不必貴也。徒利用。徒榮華。亦不必貴也。三者奄焉。此黃金易權之所以大也。且是三德。故上幣以之。有三德可貴。而後爲上幣。非爲上幣。而後利用。榮華。希有也。雖然。既爲幣矣。則求之者日彌多。希有而求之者多。而黃金遂由此而益貴。至於玉石之采取。皆以其物之榮華。舍爲佩飾。厥用甚希。願徒榮華。未云寶也。則緣希有而榮華益著。縋幽梯險。勞費不貲。故其入市而索價也。價之中所函庸息至多。而租常至少。而或至於無。使玉石之地而得善租。非至腴者不能矣。往者玉工達方尼爾。嘗親至戈羅剛達。洎維芝亞甫二地。閱金剛石礦。其地那博。非上腴出石最美者不開。而餘坑多封禁者。叩其故。則以不酬勞費也。

璆琳琅玕之爲物。易挾而值多。而其貴賤之情。與黃白二金相似。大抵視宇內所開最腴之礦之價。以爲差。是故金玉二地之名租。不自由。而必視宇內已開者。肥瘠之何若。相方爲比例。而後能得之。雖肥租不必多。則雖瘠亦不必少矣。今銀礦最肥者。莫波拓實若。然使新覲之礦。其肥過波拓實。猶舊波拓實之過於歐礦。則此礦之開。可使銀日趨賤。雖波拓實之所收利。不足償勞。方西班牙之未通西印也。歐洲之礦。其收利給租。固不亞於今之波拓實也。蓋舊礦之出銀雖少。而今礦之出銀雖多。以易權言。則古今無以異。其地主之徵租也。以銀論則多寡殊。以易物較則多寡均也。然則雖多金不足以爲富矣。

案國雖多金。不必爲富。此理至明。常人囿於所習。自不察耳。蓋易中爲物。猶博進之籌。籌少者代多。籌多者代少。在乎所名。而非籌之實貴實賤也。國家食貨不增。而徒務金銀珠玉之爲積。此何異博者見今日一籌所值者多。他日更博。則多具此籌以爲富。不悟籌之既多。其所當者必以少矣。夫博者之貧富。非籌之所能爲。猶國之貧富。非金銀之所能爲也。不達此理。故言通商則徒爭進出之相抵。得銀則爲有餘。得貨則若不足。與言礦事。聞有黃白之礦。則生歆羨。言及煤鐵之礦。則鄙夷之。此

惑不解而云理財。無異不知經首之會。而從旁論割癰。其不殺人者寡矣。

是故金銀玉石之礦。雖至美極腴。日出百千。而世未嘗以之加富。彼之所以貴者在希有。今既以日出而多。則其所以爲貴者喪矣。由貴而賤。有必然者。然則金玉日多。果無益歟。曰有。昔者栝棬盤盂。與夫佩飾釵彊之事。得以金寶爲之。甚不易也。今者既日出而多矣。則不待有力而後樂此。前以土木。今以金玉。此其適用華美。則有間矣。其有益於世。如是而已。過是以往。所不知也。

至於田疇園囿之產。則大不然。田疇園囿之所登。以養人利用而寶者也。故不必待他所之肥瘠。相方爲比例。而其產與租之利自若。百頃之地。種幾許稻。收幾許芻。麻枲若干石。材木若干章。而所食、所飼、所衣、所庇覆者幾人。恆定之數也。主其地者。任土而征之。無間所取之幾何。是幾何者。常有其易貨馭功之量。民之有待於衣食。巨萬襁而無變者也。則是田疇園囿之利。亦將與爲無窮。且金玉之礦。有其沃者。則确者廢。而田疇不然。确與肥者毗。不獨無廢也。且將蒙其利焉。何則。壤沃而收多。收多而民聚。民聚則确者之產。亦有所銷。壤固各有所宜。有相資者而其利見矣。

今使以疏治糞溉之勤。而其地養人之量以進。此之所利。不止所治之田疇已也。其他地產如金王者。

亦蒙其益。而地利以增。蓋田疇治則民食豐。食豐而力有餘。夫而後有以給其餘求。養其餘欲。而一切潤屋、潤身、雕飾、紛華之端以起。起而後他產之供。有其求之者。而利出矣。蓋食者民之楨幹。不徒國之貧富以此爲差。使衣食之不周。則器用、使令、文章、藻飾之爲。烏從起乎。昔者西班牙人初至古巴海梯諸島。見其地民亦用寶石黃金爲頭足襟袂之飾。勺之則輒斥與。未嘗有吝容。及見班民爭欲得之。則相詫以爲怪。蓋彼之視金玉也。猶吾人循山顛水涯而遇美石。以其耀目可愛之故。固不惜俯拾之勞。至有欲之者。雖非親知。亦未嘗靳而勿與。其所值於己微也。彼以其國之少食而多金。故不悟世間有如是之一境。以民食之饒。遂有斥一人一家歲月之糧。以易此熒熒然不盈掬。飢不中煮。寒不中衣之物者。使有人焉告之以所以然。則客子之所爲。於彼亦無足怪爾。

以下論常得租與不常得租二產。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。

田野治。農業精。則民食加多。而他產亦因之以得利。或以其利用。或以其可悅。其得利不同。其待農業隆。而後有利者則均也。或常得租或不常得租。治化日蒸。是二產者。常有相待之率。使國故之足徵。是固可得以表列也。雖然。常得租之產。無待於不常得租者。而不常得租者。則必依於常得租者。以爲其

利之盈虛焉。百工之事日脩。則凡衣裳宮室之材。與夫地中之寶藏。若渾金。若璞玉。勢必好而求者日以多。求者日多。而供者不過。其所具之易權。必以日大。其相待之變率。類如此矣。

設都會近郊有白石坑一區。僅是而無他所。則是坑之興廢。必視城中道塗之荒闕。與其戶口之盛衰爲斷。又設千餘里中祇有一銀礦。則是礦之興廢。不以近邑之蕃耗爲轉移。蓋石坑銷場。不逾百里。供求相待。舍此無他。至於銀礦。其爲物周流寰宇。而不滯於一隅。故其利之盈虛。動以一世間爲量。區區近邑。所以牽繫之者微矣。顧使世治日蒸。民之需銀日廣。而宇內新開之礦。其出銀之數。供過乎求。則銀價將亦日跌。而舊礦之利以衰。今夫銀所以爲價者也。曰銀價跌者。由其易權漸微。而百貨日見貴耳。凡論銀價之騰跌。考之於穀麥之價者。其粗迹也。精言之。則極於馭力命功之量。所操之銀重同。而所御之功力。日以見少。則銀之日賤。較然可知矣。

總之宇內以銀爲幣。其需銀日多者。交通國多。而工商之業奮也。其事可分三際。一、假其商務日恢。而產銀之事。不與之接武連衡而並進。銀將日以見少。而與穀食相待之率。亦以日加。銀數等而所易之穀。見多乎前。則曰穀廉。非穀之廉。銀之貴也。二、又使衆礦雲興。腴者日出。而通商之事如故。則銀之出

地。溢於所需。其與穀相待之率。將日以少。銀數等而所易穀減。則曰穀貴。非穀之貴。銀之賤也。三。又使宇內之通商日廣矣。而銀之出地。與之相副。如是銀穀相待之率。將歷久而不減。不增。考銀穀盛耗之間。此其大較矣。

銀者易中。而穀者百產之程準。故求商業之盛衰。校民力之蕃耗。莫便乎於此求之。溯我生之初四百年。以往。其中銀穀相待之高下。始也穀日降廉。繼也穀日趨貴。至於今則稍稍平矣。其見於英法二邦者如此。則其見於歐羅巴全洲者可知。不佞於詳論租理之餘。將旁及乎銀值。循而考之。求能明乎其所以然之故。其諸學計言食貨者有取於是歟。

案中國以銀爲易中本位。十餘載以還。金銅皆日貴。穀價亦日騰。甲午至今。其騰彌甚。無慮所增三分而一。說者謂往者西國悉棄銀準用金。獨印度、中國、日本三者用銀。今印度日本亦用金準。用銀之國。獨有支那。故中國銀多進口。金多出口。此銀賤所由然也。顧吾聞商賈言。各口都市。見銀仍不見多。則又何說。不知自甲午以來。中國如鐵路諸事。率作者多。故需銀亦廣。以需之廣。故散而不見多。而銀之貴賤。則五洲之市。合而爲之。他所旣賤。則支那不能獨貴也。至於米價之貴。其故一由戶

口之蕃息。一由外國之采買。大抵國進。其穀價莫不由賤趨貴。未嘗由貴趨賤也。吾聞長者言。咸同時以銀買物。已不敵雍乾時三分之一。至於今日。又不及咸同之半矣。總之各國既用金準。而中國不變。其受病之大。終有所底。而一時欲棄而從金。力又不逮。此事所關極鉅。上自朝廷之制祿。下至商賈之交通。皆蒙其害。有心宏濟者。不可不廣覽而熟籌之也。

以下旁論前去四百年中銀值之騰跌。(以非釋租正文。故云旁論。又斯密氏生於雍正元年。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。爲西紀一千七百七十五年。則其所稱前去四百年。當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也)

第一期

考英之麥價。大抵當一千三百五十年。至於前此。其每括打麥。不下臺衡銀四翁斯。當英今幣二十先令。由是漸減。至一千五百年。每括打價僅臺衡銀兩翁斯。於今幣爲十先令。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。

知麥價升降如此者。有數證焉。一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。著庸錢令云。每布歇洛作十便士。不得過。

以其以令限民之故。知爲常價。非甚貴亦非甚賤者。而考義都活第三時園法。十便士得銀半翁斯而每括打價當時六先令八便士者。爲銀四翁斯矣。嘗謂考較前代穀價。與其取之史記。不若求之條令間。蓋史記所書。多凶歲之貴價。或穰歲之賤糴。以之取平價難。若求之條令。差無此弊。又當一千三百九年庚德伯理神甫大饗衆。其時食單。載所用酒脯麥麴之數。以所載推之。知每括打麥當時銀七先令二便士。於今幣則二十一先令六便士也。又顯理第三。五十一年。立酒均餅均。以麥價爲準。而均二者之價。自每括打麥一先令至二十先令。通爲表以令其民。二十先令爲最貴時價。而常價三分之一爲六先令八便士。則四翁斯銀也。合前數者而評之。知當一千三百餘年時。麥之常價。蓋每括打。易四翁斯臺衡之銀。雖失亦不遠矣。

自此而至一千五百年。每括打麥平價。則漸減而僅及其半。二翁斯臺衡銀也。此於今幣爲十先令。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。此之可考者。那丹白狼爾勒家乘中。載一千五百十二年麥價兩宗。一、每括打六先令八便士。一、五先令八便士。當是時以六先令八便士爲銀二翁斯。計今幣十先令也。自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。至額理查白之初年。此二百餘年間。皆以六先令八便士爲每括打麥之平價。雜

見薄書條令中。顧此價名雖同。而實則代減。而銀之易權亦代增。故當國者用之而不覺也。如當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令云。麥價至六先令八便士時。販麥者無待給憑。許出口。至一千四百六十三年。則令云。麥價非過六先令八便士。不准運以入口。彼以爲賤如前。則麥出無損。貴如後。則宜納麥外方。可知此價在當時爲適中平價矣。至一千五百五十八年。女王額理查白卽位。麥貴逾六先令八便士者。出口有禁。第以此爲限。則英麥終古無出口時。故其五載。更令以十先令爲限。此所謂十先令。實與今幣相若。蓋英國之圓法。自此以來。爲變甚微也。可知十先令爲麥平價。與那丹白狼爾勒家乘所記。可相印也。考法國杜不黎所記。及穀食志諸書。其中穀價與此相若。大抵前貴。至一千五百六百年之間。則大減。英法如此。而歐洲諸部。大致盡如此也。

由此觀之。則此二百餘年中。銀之易權日大。可以概見。而銀所以日貴之由有三。一則其地治化日蒸。工商業奮。其資泉幣以爲通轉者日多。而銀之出地與前相若。一則交易之事。未嘗廣前。而銀之出地。日形其絀。一則二因之中。並有其半。今此二百餘年中。歐洲銀貴之由。則二因並有之事也。當是時。歐洲諸邦。文明日啓。戰伐之相尋。刑政之不公。皆比前代爲大減。夫戰伐少而刑政公。則民獲息肩。而其

身家可恃。身家可恃。故樂於治生。而交易之事日廣。且既富矣。則有潤屋潤身之事。杯棬佩飾。日以華奢。此銀貴之前因也。又其時新礦未闢。而舊墾者多。自羅馬以來。地不愛寶。精華日涸。涸而猶取。勞費必多。而贏得反薄。此銀貴之後因也。二因並用。則其物日以見少。以之易物。則物價日微。而見諸民食者爲尤著。

考食貨者多家。皆言本洲之銀。自威廉并英。抑自羅馬凱徹以來。降而世賤。固不待美利堅之通。腴礦盡出。夫而後其易權以微也。此於不佞所前陳。若相反矣。顧其爲說。亦得諸較列歷代之麥價若他產之價值者。又世俗成見。每謂交易日廣。國富普增。增故銀多。多必值賤。此其所據之是非。與夫操論之得失。試請得以揚摧之。

由來金銀世貴世賤。徵於前代之穀價者。有三失焉。而大抵皆失之太賤。一曰以變徵之價爲市價。古者任土作貢。自麥菽以至雞豚。莫不如此。降而泉幣通流。田主常與農佃爲約。惟田主所便。得依市價折色徵之。此在吾蘇號曰變徵之價。顧佃產土物。不產銀錢。且折不折一。惟田主之命。故方爲約時。其所定常劣於市中之經價。往往有僅過其時市價之半者。而後之考者不察。則以此爲當時之市價。如

佛理禿之書。往往有此。失之遠矣。二曰沿襲官書傳寫之譌。古者平價立均之法。如大小麥每括打幾先令。幾便士。則每枚麩麩。每格倫酒。應價若干。其比例皆自最低之價始。由是遞加以至於所擬之最貴者。斟酌量畫一。以令於民。且以偏行各部。顧鈔胥潦倒。且以謂比例既定。可以類推。則所錄之價。往往僅及最下之三四價而止。如是流傳。後世考食貨者。不悟此之所載。乃發凡起例之資。而非當時價止如此。昧然據之。以折中其時市中之常價。烏得實乎。此如顯理第三五十一年。立餅均酒均。其時所錄麥價。實自一先令至二十先令止。而胥吏遂寫。僅至十二先令。於是言食貨者。遂謂每括打六先令等於今幣十八先令者。爲其時常價。其惑如此。三曰不審古價騰跌之情。蓋古穀價騰跌之度甚鉅。有時而賤。過於今時之最賤者。亦有時而貴。過於今時之最貴者。由於淺化之世。往往道弗不通。而商旅滯鬻。數百千里之內。豐歉不能相通。如英國諾曼初并時。自一千二百餘年。至一千四百餘年。荏苒屢起。豪酋梗法。一部有秋。而他部以天時不齊。游饑見告。設二者之間。有豪爲阻。則其勢不相救。此以流溢而賤。彼以荒虛而貴。其貴賤之情。固不可以後世之常法論也。而後人徒見穀價最賤之時。遂謂古價跌者。至於如是之微。其常價自必方今爲劣。不知尙有極貴者。亦爲近世之所無也。佛理禿常舉一千

二百七十年時麥價二端。一爲每括打四鎊十六先令。則今幣之十四鎊八先令也。一爲六鎊八先令。則今幣之十九鎊四先令矣。此亦輓近所絕無之貴價。而古竟有之。又何說乎。

案佛理禿所考一千二百七十年麥價云云。似不必然。而斯密氏據之。爲所誤矣。嘗有人更考其實。知當時麥價。每括打乃六先令四便士。而洛方木及那福克二部。其年七月麥價。則九先令也。豈佛理禿所舉者。果有一二所大饑。不通外糴。偶而然歟。不然。何相戾如此也。又斯密謂諾曼并英時。萑屢起。後之史家。亦不謂然。蓋當日部酋分地。各私其土。督驅最密。盜無所容。而上有彊王。莫敢相侵犯者。故當日南北行旅。遇盜甚稀。道路寧謐。觀其時貨物運費之廉。可以證矣。此言正與斯密相反。存之俟更考可也。

佛理禿於古麥價。蒐討甚備。嘗取自一千二百二年。至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之麥價。表而列之。每一紀則合而取其中數。今卽其表觀之。知麥價實爲世賤。直至其表末年。始有騰上之勢。佛所用麥價。多以其甚貴甚賤而傳。由是爲推。果能得實與否。固不敢言。顧卽其所表列者推之。將見銀日趨貴。與吾及法國杜不黎之說有合。與佛銀多日賤之說。轉無所合也。而彼獨云爾者。蓋其考銀值貴賤。推之於麥

穀之價爲少。本之於他產之價者爲多。彼以謂當淺化之世。穀爲人力所成。難而後獲。故常比他產爲貴。難以據推。而其所謂他產者。又不外牛羊雞豚及雉兔諸物。夫當貧陋僿野之世。是諸產者。甚賤於穀無疑。然以其賤而謂爲銀貴之徵。則大不可。蓋此非銀馭功易力之權大。乃諸產供過乎求。而爲值少耳。使此之賤而足爲銀貴之徵。則此之貴銀必賤矣。而何以銀多之國。如智利。如蒲恩諾查。是數產者。不獨不貴。且復甚賤。如烏羅阿言。蒲恩牛價僅二十一便士。又如貝來恩紀智利馬價僅十六先令。又何說以處此。可知始造之國。地大半荒。其中牛羊雞豚雉兔麋鹿之倫。既可不甚勞而獲。則其馭功之量。亦必不宏。故其賤也。以本物之莫之求而賤。而不足以爲銀少而貴之徵也。前書謂物有真值。以產之功力爲程。然則論價當求之功力。乃得真矣。淺化之世。天產之鮮。其價不足爲典要。蓋其爲物。時方草昧。供過夫求。其價遂賤。產至嘉穀。無論世化何如。產之皆由於作苦。是以其供之數。常視求之數爲盈虛。雖有豐歉之差。不能甚相越也。且使天澤地美同。則產均者其需力亦等。力等故真值同。雖有分功善器。致產之能事彌恢。而田事降以日精。其所需田器馬牛之費。粗足相抵。合之數者而言之。可知穀同量者。其馭功之量亦同。不問所居之何世。非若他土物之因所遭異矣。夫

功爲價程。而穀之馭功。又不隨時而異。彼論銀值者。棄穀而求之他物。烏能實乎。且勞力者之資生也。以穀爲楨榦。方其由畋漁而游牧。由游牧而耕稼。地寶之湧。此爲最優。其爲物宜人而廉。故勞力之民。舍此莫食。至夫牛羊雞豚之美。進富之國。小民斗酒自勞。間得嘗之。然亦僅矣。英傭優於蘇傭。蘇傭優於法傭。法傭食肉。必其田事告休。與夫歲時令節。外此不食肉也。故庸率視穀價者多。視他產者少。此又見考銀值貴賤者。舍穀價莫由也。

案此節所云田事天澤地美同。則產均者所需之人功亦等。不問所居其爲何世。此語後世計學家。頗不謂然。精而論之。其失有二。蓋使農學日精。則天澤地力人功三者皆同。今之所收。方之於昔。倍蓰不啻。今日緣畝之民。比之五百年以往。未見其多。而所出穀食。五倍於昔。又農事有絕大地力公例。名曰小還例。小還例奈何。曰農事有一程限。過此程限。而再加功本。所收還者不能比例而增。當其未過此限時。加功本治之。其所還或過所加之比例。既過此限。加功本治之。其所還則劣於所加之比例。故名此限曰大還限。此例所及甚廣。言計務農者。不可不知者也。以此例觀之。則斯密氏言。不問所居何世。人力等則所產均者。亦未協也。

以上所言。理固明晰。而穀麥諸價。又非佛理禿諸公所不考。乃其論銀值升降。不能得實者。則世俗之說誤之也。俗謂治化進則交易廣。廣則國富。富則銀多。多則值賤。相因而起。有必然者。然而諦而論之。乃大謬矣。夫國中金銀之進。不出二塗。一由礦產之日興。一由通商之日廣。其由礦產進者。本值日賤。可。其由通商進者。本值日賤不可。今使腴礦日興。金銀山積。而百產則同於往日。如是同稱等量之銀。於前易物則見多。於後易物則見少。此其事固然。故曰由礦產進者。本值日賤可也。如以工商雲興。民業殷賑之故。則交易之事。以貨易貨。各資其利。無論金銀之不必多也。卽令入國甚多。將有二事焉。因之而見。其一所以給求。其一所以瞻欲。其給求奈何。交易事廣。其求用易中也必多。如是則造幣圓法不可緩矣。造幣衆則金銀將不見多。其瞻欲奈何。富而有餘。人欲日侈。飾觀悅目。盤盂簪珥。下於銀者不足爲華。夫以金銀爲脩飾之事。其理與耽翫骨董圖書之事略同。吾未聞以國中饒衍之故。而書畫珠玉之售轉狹。則旣富之餘。金銀不必賤矣。

案金銀本值貴賤之理。與百貨之所以貴賤本同。視供求之相劑。不以多少論也。夫新出之柏拉丁難（化學作鉑。俗呼白金）可謂少矣。而價廉於黃金。化學金類原行四十餘種。半皆取之甚難。見

者甚少。而其價不高。可以見矣。大抵本國無礦。而金銀自外來者。其貴賤定於所與易之貨值。然則仍視夫供求之例也。

故自我言之。金銀本值之所以升降。與世俗之云云正相反。假使新礦不開。而二金只有此數。則生事盛隆之秋。其爲值鉅。民物蕭條之日。其爲值微。在工商殷賑之國。其爲值鉅。在鄙陋不通之國。其爲值微。必然之數也。夫黃白爲物。與他貨同。常趣善價以爲易。而善價非貨廣博之鄉。莫之與也。物之真價。在其所馭之功。故使二國食功。厚薄相等。其功庸必皆與其民食爲比例。而金銀在富國。以其物博而易多。在貧國。以其生隘而易寡。使是二國者相距甚遙。其差將大見。何則。其物雖背貧而趣富。而以相隔誠懸之故。不能旦暮平也。使其壤地毗連。則其差將微。或不可見。今如支那爲國。富於歐羅巴者也。而二土之民食貴賤懸殊。中之稻。廉於西之麥。遠矣。英倫富於蘇格蘭者也。而二土之麥價差相若。夫中稻西麥。廉費固殊。至於功庸。則高下尤甚。歐洲甚高。而支那至下。此其所以然。又在歐洲進富。而支那止而不進之故。蘇之功庸。固亦不菲。然不及英者。蘇之進遜於英也。觀蘇之勞民多南徙。而英之小人少北遷。則知二國生事之孰亟矣。夫勞力之民。其苦樂舒蹙。不以國之貧富殊。而以民業之進境

中立退行異。其理吾於前篇既發之矣。

金銀易權。既極多於最富之國。則亦極少於赤貧之民。赤貧之民。如土蠻生番是已。在彼金銀。幾於無所值焉。都會之穀食。常貴於邊鄙。此不得證銀在都會賤也。乃穀自貴耳。致銀於都會。其費不必輕於致邊鄙。而致穀於都會。其費過於致邊鄙多矣。是故在都會之區。若荷蘭。若稽奴亞。其穀麥皆極貴。內產不足以贍。則常資諸外供。工商之業之訇闐。他所莫及。而民食以轉漕之煩而貴。致銀於安蒙斯他丹。其費不必減於致諸丹輯克。而致穀於安蒙斯他丹。其費過致諸丹輯克遠矣。銀在二地。貴貨相埒。而穀乃大異。今使荷蘭稽奴亞之戶口如故。奪其富有之貲。絕其轉餉之道。當此之時。黃白二物。固已少矣。而穀麥之價將何如。其因銀少而值賤歟。抑將騰躍無藝。等諸饑歲之所爲歟。此不待再計而後明矣。可知布帛菽粟。與珠璣金玉。爲物殊科。布帛菽粟。需也。珠璣金玉。饒也。當有所需。則斥所饒。而是饒者。既富則索價高。方貧則取償狹。至於需者則不然。當貧乏而愈貴。及富溢而反賤。不賤則無以爲富溢矣。

吾論第一期銀值之騰跌。而旁及其他如此。所可斷然知者。則自一千三百五十年。至於一千五百七

十年。此二百餘年中。吾英之銀日進。其進也由於民業之日興。交通之日廣。故其數雖進。而其值不跌。而或騰。此不獨不列顛一島國爲然。實則歐洲之大。莫不如此。不知者見銀數之日進矣。而不悟其因之不同。遂妄謂銀值之世減。意非世減。不足以明其進也。此則實考二百餘年食貨之價。已足悟其非。而駕虛爲說者。愈無當矣。

第二期（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）

考古銀值之進退者。於第一期幾於人殊。於第二期則如出一口。蓋自一千五百七十年。至一千六百四十年。此七十年之間。銀穀相待之率。與前正反。銀之本值則日跌。其馭功易貨之權日以微。穀大騰躍。由每括打二翁斯銀。抵今十先令者。至於六若八翁斯。抵今三四十先令。此似由美利堅新礦之腴且多。而歐洲此時農工交易之事。亦與俱隆。其需銀因以日衆。而無如地產過優。川增輻湊。供之於求。所溢實多。則其值亦不能不減也。波拓實礦脈前得已二十年。而銀多之效。始驗於英國。穀價陡長。乃在一千五百七十年也。自一千五百九十五年。至一千六百二十年。通計每括打上上之麥。值一鎊十六先令十便士。去其九分一。而得中麥之價。則一鎊十二先令九便士。爲銀六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一。

也。又自一千六百二十一年。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。上上麥價乃二鎊十先令。減其九一如前。得中等麥價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。爲銀七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二也。其不數十年。進而彌上如此。

案計學家羅哲斯言。祕魯羣礦最腴。其勢固可使天下之銀。由貴忽賤。其地利固然。而人事亦與有力也。蓋當日西班牙治礦之政。橫毆土民。力作之劬。過於牛馬。使其不然而用招募之雇工。則勞費乘除之間。其利自遜。而銀之降賤。亦不能如是之相懸也。是時西印紅種。被其虐者。戶口日稀。神甫拉客沙。目擊盡然。謀所以救其子遺者。於是議以非洲黑人代之。此販賣黑奴之事所由昉也。噫。逐一國之私利。旣奪其地矣。且將滅其種而不卹。西班牙之不振。豈天道有時而信者。

第三期（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）

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今。爲第三期。其銀值大勢。則由賤而復騰。特所騰尙微。不及前此七十年之所跌者耳。蓋自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三十六年。此六七年中。所由於美礦充溢而然者。銀賤已極其致。而穀價遂亦漸定。不可復增。直至十七稔之末年。銀值陰趨復騰之勢。而自本十八稔以還。銀乃日騰。雖其進尙微。不抵前者之所跌。而謂之爲跌。則不可也。此第三期銀市之大略也。

考之前志。自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至一千七百年。此六十四年之間。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。在溫則市中。平價通之。得二鎊十一先令強。較之前十六稔之平價。尚大一先令有奇。是穀價尚微趨貴。顧吾不以云銀跌者。蓋此六十四年之中。有數大事焉。皆能致食貴之效。故此之貴。不第非銀跌之所爲。且非天時之所使也。其大事一曰內訌。○順康之間。英國民變。順治六年。殺其國王察理第一。英國無王者十餘年。獨有議院。至順治十七年。而察理第二復辟。○民不緣畝。商旅舐滯。蓋不必隔并之屢臻。而糴已貴矣。當是時。通國皆被其殃。而倫敦爲尤甚。以其仰外供也。故一千六百四十六年。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。在溫則市價四鎊五先令。其次年則四鎊。祇此二年。其浮於前十六稔之中數者。已三鎊五先令矣。均攤此於六十四稔平價之中。其數已大。況內訌十餘年。其貴賤固不僅此。二曰獎外輸。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。國家以麥賤之故。特立賞格。募民運麥外售。論者或謂麥外輸而農不病。民爭緣畝。數稔之餘。穀常轉賤。此其說信否。勿具論。特是獎令。二年而止。爲時甚暫。穀多之效。無由得也。且粒米狼戾時。則以政毆之。使穀外注。至於饑歲。無蓋藏以補不給。焉有不益貴者耶。當前稔之末。偏災所被。固不獨英。而英乃獨酷者。卽以是故。雖一千六百九十九年。有出口之禁。九而月。所救微矣。三曰國

幣日劣。夫幣劣而麥貴者。非麥貴也。名貴實不貴也。自察理第二復辟。而圓法大壞。鑿剪磨鉛。錢枚坐輕。而麥之入市而名價也。以實不以名。故拉安德言此時通行泉幣劣於法錢者。蓋四分而一。而麥價則緣此比例爲增。至一千六百九十五年。威廉第三脩圓法（英國官銀行立於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）而始復。此則純乎名實之差。於麥少銀多兩無與者。特後世考者不詳則滋謬爾。統此三端。故麥價雖加乎前。吾不以云銀跌也。

前稊銀市之情如此。至於本稊以還。則銀市之不跌而稍勝。愈易見也。圓法旣脩。幣之名實相準。無內訌之事。以害農功。沮商旅。而其獎外輸也。政行之時久。其初雖致穀貴。而產銷益遠。民勸農功。則亦有致賤之效。故此六十四稊之間。通其平價。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。在溫則市價二鎊六便士半強。此以較前去六十四稊之平價。則賤十先令六便士也。蓋過四分之一矣。以較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已前之十六稊。當美礦來銀最多時之平價。則賤九先令六便士也。以比一千六百二十年已前之二十六稊。當美礦已開而效未大著於歐市時之平價。則賤一先令也。此以見銀市之入本稊而復騰。卽在前稊末年。固已具騰而上行之勢矣。（已上麥價。皆舉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。欲得中麥每括打八布

歇洛者。用再九折可以得之。如十八稜首六十四稜。平價再九折。得中麥八布歇洛者。三十二先令也。

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農家金古烈哥里言。其時麥價當中收之年。由田承糶者。每布歇洛三先令六便士。此所謂由田承糶者。蓋無異今之承約價。麥賈與田家立約。就田取麥。限若干年。年若干括打。如是之價。名承約價。其所以與尋常市價異者。就田取穀。則省農人運致之煩。而限以年數。則通豐歉之異。故此價常若與市價爲微。若金所言。則中麥每括打八布歇洛者。價二十八先令也。於前考之。數減四先令矣。當未饑之先。承約價例如此。不足異也。所可異者。當金所指之時。正議院置賞格以獎外輸之日。且云此格。俟麥每括打價四十八先令時罷。設如此。則方之金所核承約價。蓋七而貴五矣。非至荒歉。烏從有此。顧此令之行。嘗考其由。則當是時威廉第三新自洲（英係島國故稱歐羅巴諸國曰洲）至國論未定。面爲議紳者。多有田人。親見麥價日跌病農。則建議立此格以救之。冀當更貴。令如察理第一第二時。而威廉初立。且其時國用空虛。正議稅畝。勢不得與國中巨室異趣。此其令所以竟下也。而吾輩居今觀之。益信銀市於前稜末葉。已稍稍騰。繼入本稜其與穀相易之權日進。其所以不甚見

於此者。乃爲人事所力持。若任夫天時地利之自然。則其效必有異於此者。

主獎外輸之說者。必曰其政利農業。而無害於食穀之家。彼以爲穰歲倉箱豐盈。來牟狼藉。不外輸則穀賤病農。獎其外輸。而後農勸於田業。價常平而穀益多。此兩利之政也。至於歉歲糧乏。罷其令可耳。獨不言穰歲之穀。旣競外輸。則留爲蓋藏。所以待凶荒者必少。如此則歉歲之價。無由而平。然則歲無間豐饑。自獎外輸政行。而民食貴穀矣。前考本稊首六十四稔之平價。已較前稊末六十四稔爲微。設無此政。則其愈微可知。議者不察銀騰之由。而徒穀賤之爲懼。此持前說者之所以力也。抑議者又謂使獎政不立。則穀大賤而農病。病則財力之用於田者必儉。儉則無餘。而所以劑凶年者亦蔑有。是獎外輸者。自致其豐盈有餘。而未嘗奪凶年之穀。以輸之於外也。此其說近似。總之獎政。不獨在農。國家所以待工商者有之。此其利害因果之致。原始究終。吾將詳之於後部。顧今所欲言者。則本稊以來。銀之騰。穀之跌。非吾國所獨然。法國之事與此正同。且比例之率亦等。杜不黎梅山斯諸家之所紀錄。可覆驗也。然而法不僅不獎外輸。且運穀出關者有禁。二國之爲政迥殊。而於銀麥效同如此。若謂此間穀麥豐盈之效。必出於立獎政者之所爲。則於法又何說。此真吾愚所未解者耳。

然則此穀價之變。由於銀之騰跌者多。由於麥之豐嗇者少。吾於前篇不云乎。較數十百年之貨價。則穀不若銀。較數百千年之物情。則銀不若穀。穀以遠而得其通。銀以近而知其漸也。當美州諸礦效形。歐市之時。穀價之長四倍往日。人不曰穀之貴。而曰銀之多。則本稊六十餘年中。穀價之跌。雖曰無多。亦當求之於銀市之中。而不當求之於穀之多寡。此說固然。特人見近十餘載中。麥價大起。而遂懷銀。仍日跌之思。則於頓漸之義。爲不審矣。不知此政天運之偶然。十餘年來。水旱偏災。歐洲幾徧。且往者凶歲。諸邦多仰食波蘭。而波蘭近以國步之艱。波蘭第一次瓜分。於乾隆三十七年。第二次於乾隆五十八年。第三次於乾隆六十年。而波蘭亡。其穀之登市者日寡。此麥之所大貴也。夫十餘稔。隔并之災。古今所常有。見連年豐稔。則謂爲固然。覩頻歲荒虛。則驚爲僅見。人意自生分別耳。其實旣有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至五十年之有秋。則亦有晚近十年之連歉。昔十稔中。穀價之賤。正可與近十稔。穀價之貴。互勘而對觀也。當其賤日。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。在溫則市平價一鎊十三先令十便士弱。再九折之。得每括打八布歇洛中。麥價二十六先令八便士。且此猶是獎政之所持。否不止此。實考此十稔中所外輸麥及諸穀。爲八百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括打。獎費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三

鎊而當一千七百五十年爲最多。獨此一年英國家所出獎費。已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先令矣。故是時宰相白蘭摹以爲言。觀此則知麥價爲人力所持。而不更跌者。豈淺尠哉。大抵本稊田事。五十年以前之二十稔爲有秋。以後之二十稔爲荒歉。故前二十稔之價則不及平。後二十稔之價則過平。雖豐中有一二稔之歉。歉中有一二稔之豐。於大數不增減也。然而後之過平者多。前之不及者少。則獎外輸之爲矣。凡此騰跌之效。以其甚驟。固不能於銀市中求之。何則。麥之豐歉頓。而銀之騰跌漸也。果頓者其因頓。果漸者其因漸。

或又謂言本稊銀市不跌而漸騰固矣。穀價旣爲獎外輸所力持。又以天時之不齊。故雖間貴於曩者。猶不足以證其跌。然自本稊初歲以來。不列顛力役之庸。傭賃工價。皆以日起。則又何耶。應之曰。此愈不足以云銀跌也。輓近百年之中。吾島人事駸駸日隆。蓋自都會以至山海之陬。自農工以及商賈生業之進。比諸古昔。幾絕景而馳矣。夫力役猶百貨也。求之者多。則獲善價。於銀市之跌何與焉。法與英之隔。僅一海袖耳（英法中海法人呼海袖）而法之力庸。其率與穀食之價比例遞減。而吾英乃日增。使由銀跌。效豈然哉。自前稊以至本稊。法常傭日廩。大抵二十分塞台爾麥價之一。塞台爾者。劣英

之半括打也。至於英傭。不獨日廩之銀數增也。其所得享衣食生事之實。亦入本紀而漸充。名進者。銀跌之所能爲。實進者。非銀跌之所能爲也。則其故當求之於民業之盛衰。不當求之於銀市之騰跌也。大抵金銀之礦。新開而腴。厥利最鉅。蓋新礦入市。得以舊價易物。卽稍遜亦不相遠。此美洲祕智諸礦。其初年獲利之所以多。至於源源繼至。則常索高價不能。而易權日損。損之又損。經價乃形。經價者。償其勞費之外。而益以通行之贏率也。祕魯礦稅什一。而租在其中。此什一者非遽爾也。其始嘗征其半矣。浸假而參之。浸假而伍之。終則定什一以爲常。相沿至今。此可驗其利之始鉅而終微。至於今僅有以維持勿廢而已。耆考西班牙之取祕魯礦稅也。其減爲五分取一者。在一千五百四年（弘治十七年）後四十一年。而波拓實之新礦出。自此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。經九十年之久。而銀多之效。遂大著於歐洲。其價亦賤極而不復更減。此之爲勢。不獨在銀一物爲然。無間何產。但非壟斷專利之爲。則歷茲百年。其勢必趨於經價。使降而更劣於經價。則其產不復出矣。

歐市之銀值。何爲而不復減。西班牙之銀稅。何爲而不同。金稅由什一而降爲二十一。其所開諸礦。何爲利之旣纖。而不大半停罷。則一言蔽之。礦尙獲利故耳。其產之多如是。其采之久又如是。何由而尙

獲利。曰、用銀之事。與之俱多。用銀之事何以俱多。曰、自美洲開通以來。天下交易之場。日以廣遠。其勢不獨有以持今之銀值。使不復賤也。且即今之值。以與前棋中葉相衡。若尙覺其微進者。此其所由來遠。吾將分其事爲三支而言之。

一曰歐州之舊市日進也。自墨鑛肇興。而歐治日進。進故工商業繁。此近而易見者也。若英倫、若荷蘭、若法蘭西、若日耳曼、皆大進。即至若瑞典、若丹麥、若俄羅斯。農商邑野。皆殷然異昔日。若義大里。不幸王綱解紐。民生唵呻。但事在祕魯見并之前。而其後方稍稍復。如是則亦進也。諸國之中。退者獨西班牙、波陀噶爾耳。顧波陀噶爾之在全洲。僅爲一隅之小國。而西班牙之衰歇。又未若言者所云之甚也。蓋當十六稜之初。西班牙已爲貧陋之國。與法國同。特法自此而國勢日張。而西班牙則止而不進。察理第五知兩國事。嘗云民業中事。凡法之所多者。正班之所乏也。以此見二百年中。西班牙退境之無多。夫此洲民業。日以駢闐如此。則其待易中。以爲通轉者。自以日宏。而室家殷賑之餘。而以爲藏錕寶器盤盂彊劍之事。亦必日奢。此則所以資銀。使其值不至坐減者。一也。

二曰美洲之新市日增也。夫美本新通之壤。邇歲以來。其客民戶口之蕃滋。農工二業之競進。持較舊

洲。殆過之而蔑不及矣。英民所墾。始皆狃榛叢穢之區。而西班牙、波陀噶爾之外屬。若古冷那達、若曼加坦、若巴刺軌、若巴西。未通之先。若游獵紅種之所居。不獨無文教。耕稼陶冶。亦未所知。卽其中有不
得純以野蠻目者。若祕魯。若墨西哥。舊爲強種。無耕稼。善爭戰。其士人自詡武功奇蹟。至今弗衰。願試
讀其史書。平心而論之。則其中農功商業。殆比亞洲烏庫連之韃靼不如。夫數美洲之舊治。則當以祕
魯爲巨擘矣。然其用金銀也。有環珥瓔珞而無圓法。其懋遷有無也。有交易而無買賣。則分功之不宏。
可以見矣。蓋其治僅及耕稼。而未覩久化之成。故民力田矣。猶自築其宮居。自削其械器。降至衣裳冠
履。無一焉不待於自爲。卽有一二業爲工師匠作之人。則皆官府之隸。王及巫祝部貴人之所豢畜。於
編民固無與也。高曾規矩。業者相矜。而無一貨焉。中吾歐人之用。曩西旅之入其國也。多者五百人。少
者半之。而儲胥芻餉。隨地而窮。非輜重自隨不可。此不僅深山大澤然也。卽在通都大邑之中。莫不如
此。至於清野之事。彼何曾知。此益信其所謂古極富庶者。爲非事實之言矣。西班牙之於外屬。固常虜
用其民。遠不若吾英之寬大。勞民勸相。尤所未能。然而地歸新主。則戶口日蕃。蓋天時地利旣優。田廣
價廉。民趨樂土。雖政刑峻刻。不足阻之。故佛勒芝於一千七百十三年。最賴摩戶口。不過二萬八千家。

至烏羅阿於一千七百四十六年計之。過五萬戶。其餘祕智諸都會中。進率仿此。較之英屬戶口之進。不相下也。凡此皆前者銀市所本無。二百年間。從無至有。則其爲美礦銷場者。又可見矣。此所以持銀值使不墜者。二也。

三曰泰東之商業日恢也。美礦產銀。其流入泰東者有二道焉。一徑一紆。徑者由南美往東印之阿喀擘勒古公司。此自礦開至今。其勢固已日大。紆者由歐達亞。此其進境。尤不可以尋常比例計矣。十六棋歐羅巴所與泰東互市者。僅波陀噶爾一邦。獨享厚實。非餘國所敢望。至其末載。荷蘭踵而分之。於印度立步頭數處。迨十七棋波荷二國。若中分五印度之商利者。後來居上。波陀噶爾則日退矣。由是而英法繼起。入本棋而大盛。英法而外。則瑞典丹麥。歲月間往。此皆以海通焉者也。而莫斯科哇商民。數萬里結隊毆駝。絕鮮卑舊壤。踰葱嶺並天山。度瀚海以達於支那之燕薊。此以陸通焉者也。爲海爲陸。無間梯航。其商務皆降而益陞。中間退者。則法蘭西以近日戰事。印度商業。幾於掃地無餘矣。當乾隆中葉。正英法二權。在印爭爲存亡之秋。乾隆十一年。法據南印度之馬都拉斯。立步於番提車利。而歐洲以爭奧皇承襲。有七年之戰。二十一年。英失羯羅屈閣。而英酋克來福復之。敗法印合從之師。

由是而英權大張。各部以次附之。然其地尙爲大東公司所轄。非王有也。至四十九年始設印部大臣。而其地爲外藩。當是時歐洲所銷東產。以茶爲大宗。此十七稊中葉以前。民所不識爲何物者也。至於今日。則僅吾英所入口而征者。其賦過一百五十萬鎊矣。而其由荷瑞餘國闖入不稅者不計焉。其日盛可見矣。餘產如支那之花瓷。馬刺甲之蘇荏。孟加拉之鬪毳。率皆比例而增。今日英船噸載。過前稊中全歐商船噸載矣。夫用銀之多寡。與商務之廣狹。息息相關。今商業其進如是。則美礦產銀雖至多。然其值至本稊不跌而更起。有由然矣。

歐亞始通。亞洲金銀本值。皆比歐洲爲高。至於今尙相懸隔。亞洲多稻國。歲再穫或三穫。故民食以較麥國廣輪相若者爲饒衍。食饒則民蕃。此亞洲之庶。所以過於歐洲也。富者厚積而有餘。其役衆馭功之權與俱大。故東方貴人。儻從輿臺。雜沓雍容。擬於歐之王者。且衣食至足之餘。遂以佩飾陳羅相炫。此珠玉錦繡。欲得者之所以多也。是故金玉諸礦。卽治於二洲者。肥磽正等。而其產之入市也。亦將居東者之所易多。居西者之所售寡。而由印度北抵葱嶺陰山。其中產玉石者多。產金銀者少。故金銀之入其地也。以之易穀食固多。卽以易玉石。亦較之在歐爲有贏也。金剛石。奇飾之尤者也。以其較廉。故

其物嘗自東而徂西。金剛石及他玉石。饒也。稻及諸穀。需也。其在秦東以金銀易之。雖貴賤迥殊。較之秦西則皆賤。至於力役之庸。印度支那。其率皆下。勞力之所得。以易衣食之數。既微。而穀食之價又賤。故二土之庸。以較歐洲之庸。再受削矣。夫民之勤巧均。則其製造諸物之價值。與工價爲比例。秦東工之勤巧。不讓歐洲。而其價之廉如此。則其熟貨又廉也。至於轉運之費。歐洲東南多山國。道路險遠。轉輸綦難。其成物也。前有飭材之勤。後有致市之費。勞費既滋。物價遂長。而支那印度之爲國也。滿地江湖。交輸互灌。行旅之便。倍於歐洲。則其轉運之費又減也。統前數者而論之。則是亞東物產。持較歐西需者如粟菽。饒者如珠玉。中間如製造之百產。皆此貴而彼廉。而獨金銀二品。爲此廉而彼貴。則西人徂東逐利者之所宜挾。莫二品之最便利。明矣。俸色揣稱。其易權皆在秦東爲大。此不僅往日之事。然也。至於今猶未改。且二品固皆利矣。而金不若銀。蓋其相受之率。在彼則十與十二之於一。中國金價。國初至乾隆間如此。而在歐則十四十五之於一也。是以由歐赴支那印度諸船。以載銀爲利市。阿喀擘勒古公司。由孟尼拉所運往者。舍銀幾無他物。則知此二百年來。新舊洲商業。歸然而由美徂歐。由歐徂亞。爲金銀流轉之大經矣。

案歐商行賈東方。多載銀而少餘貨。此不僅初通爲然。至今未革。輒近各國用金爲準。則幾加厲矣。此不僅銀得利多。而亦由吾人喜於受銀。而不欣他貨之故。故至今言商務者。尙以出口土貨多進口洋貨少爲佳徵。夫出口貨多而進口貨少者。其所有餘者固皆銀也。彼若知金銀亦貨。進出之間。初無所謂有餘不及者。多少必相抵。而業進之國。在出入二者俱多耳。抵制之盲說。庶有瘳乎。

金銀爲用旣廣。摩損亦多。海宇交通。市場日大。每歲出礦之金銀。不特必足其用。且必有以彌其損。而後不至日消。致其價因之日貴也。蓋其物範爲泉布。與製爲栝椀釵飾之微。所摩剝者。日計不覺。歲計已多。至合天下而綜之。亦甚鉅矣。吾英蒲明罕各廠。製諸種釦器。其塗金貼銀。歲不下五萬鎊資。凡此皆一散而不可復聚者也。夫天下不獨一蒲明罕也。錦繡之所緣飾。土木之所被施。以至梁楹釘鋪。圖書帷帳。積以爲計。夫豈其微。且轉徙旣繁。則或沉溺。藏棄之事。亦有瘞瘳。假年月旣湮。刻舟無跡。亦等諸銷滅而已矣。使出者無以彌其耗損。金銀有不日以見少者哉。

西班牙口曰克諦支。波陀噶爾口曰力斯彭。計此二口。每年所入金銀。無分征漏。約六百萬鎊之數。麥庚斯於此事最詳審。其言云。自一千七百四十八年。至五十三年。通六年而取其中數。計兩口所入。無

分征漏。銀重一百十萬一千一百七鎊。金重四萬九千九百四十鎊。銀每鎊值六先令。爲價三百四十分。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先令。金每鎊值四十四幾尼有半。爲價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令。合計爲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也。麥庚斯所覈如此。又兩印通商錄云。西班牙金銀歲進。通十一年而取其中數。得歲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。波陀噶爾二百二十五萬鎊。合兩國之入。則六百七萬五千鎊也。其數微浮於前。今以六兆鎊爲中數。歲增歲減。相去當不遠矣。美礦歲出之金銀。固不盡入於二國。有由阿喀擊勒古公司。而輸之亞洲南洋各島者。有觸禁私售他國者。有留於本洲不出口者。入二國其大數耳。且天下金銀之礦。采者固不獨美。而美爲獨腴。餘礦視之。若不足道。吾英蒲明罕所銷金銀。已抵美產入於二國者百二十分之一。約計天下所歲銷。與諸礦所歲出者略相抵。卽有不及。所差蓋微。其供者或不及求。故近歲銀價。稍稍騰也。銅鐵歲出之多。過金銀遠。然不得以其出之無藝。遂謂銅鐵之價將日微也。此銅鐵所與金銀異者。蓋銅鐵爲麤金。其用之也。亦麤而不甚惜。以不甚惜而滋耗。顧諸金之價。其騰跌之情。皆以漸不以頓。品愈貴則其價之騰跌愈漸也。物惟金石最壽。以其值之不驟遷。故其材中爲幣。若嘉穀則一歲所收。大

抵濟一歲而盡。銅鐵今茲所用。出地數百年者有之。金銀出地數千年者有之。是故積大地每歲所收之田穀。其量必與一歲之民食相均。銅鐵出土歲異。歲銷之數。不必從之。至於金銀。愈相絕矣。故諸金之產。其歲收之異。比之田穀爲多。而其價之相殊。比之田穀則爲寡。

以下論金銀相兌之變率。

美礦未發之初。各國金銀兌率。泉局主之。大抵金一而銀十若十二。至前稭中葉。南美諸礦開。其腴富爲前此所未有。於是二品之易權遞微。而出銀尤多。其微尤甚。而相兌之率。乃金一而銀十四若十五。則今日之市價也。〔乾隆中葉。〕其亞洲金銀相兌之率。古與歐同。雖二洲互通。爲變差緩。故至今日本。猶金一而銀八。〔此價至道光間。額羅金、阿爾格二英使。至其國時。尙未大致。故英人來者。但以銀易金已得大利。〕支那則金一銀十二。獨印度之羯羅屈閣。乃金一銀十五與歐市同。蓋銀之由美逕往。與由歐往印度者至多。故然。

麥庚斯曰。歐洲歲進之金銀。大較銀二十二而金一。然則任物情之自然。銀之易金。當二十二而兌一矣。顧今之金價不然。常以十四五而易一者。則銀之由歐而入亞者。二十二其七八矣。二物在市之多

寡者其因而相兌之多寡者其果也。吾意不然。夫二物市價之比例。不必其在市之多寡比例也。如麥庚斯所言。則今者英市牛每頭價十幾尼。而白羊之羔。則三先令六便士。是牛價之於羔。六十倍也。由是而曰英羔之數。六十倍於其牛。則牧豎笑之矣。麥論金銀。何以異此。且如麥庚斯言。歐洲金銀之多寡雖懸。夫既貴如其所寡。賤如其所多矣。則二品之值。將常相等。不知貨之在市也。設一賤而一貴。則賤者之多於貴者。不僅常過於所貴之倍數也。總二貨而衡之。則賤者之總值。亦必比貴者之總值爲多。近於一家。遠則一國。莫不然矣。麪與肉較。肉貴於麪。則市中麪多於肉。且綜麪之值。必過肉值。屠肉之筋數價值。必過於雞鴨。雞鴨之筋數價值。必過於雉兔。賤而常者多其售。貴而珍者寡所購。其相過之爲量。不止如其貴賤之不齊也。二品之事。固亦同此。中產之家。器用寶飾。二者兼有。然衡其重。必銀大而金微。疇其值。亦銀奢而金儉。有其一而無其一者有之矣。就令並有。爲積蓋微。若時表、若鈿合、若條脫簪。謂其重與值。過於銀之所積者。殆無有也。家然。國何不如此。吾英國幣。銀寡金多。此獨英爾耳。蘇格蘭未合於英之初。其金幣之值。溢於銀幣者甚微。至於他邦。皆銀幣多而金幣寡。法國以銀爲本位。度支大數。皆以銀言。入市求金。常苦不足。此獨以在泉貨者論也。至於寶器儲藏。則五洲之中。無

論何國。率皆銀多金寡。以衡言如是。以值言亦如是也。

執市人而問之。莫不云銀賤金貴矣。吾乃今將曰金賤而銀貴。聞者將斥以爲狂。雖然有說。較物產之貴賤者。有二術焉。自其求者言之。則差其市價之低昂。自其供者言之。則程其贏得之厚薄。前可以貴賤言。後亦可以貴賤言也。物產之登。最賤必如其經價。下此則其物不來。經價云何。償勞力者之庸。酬發貯者之息。而地主之租之有無。抑其次矣。西班牙之礦稅。於銀什一。於金乃二十一。而金稅之覈。又不若銀。采金之利。方之采銀爲更薄。然則產金者之贏得。劣於產銀者矣。劣則其市價去經近。去經近。故其物廉於銀也。故曰金賤銀貴也。苟用此說而推之。將天下至賤之物。莫金剛石若。夫亦以采者之勞費。而市價之去經微也。

西班牙銀稅可以減乎。曰難言也。以稅道言之。則金銀有稅。稅之最宜。稅取饒而不取需。金銀饒也。況銀稅爲西班牙歲入之大宗。減之則立乏。故難言也。雖然。稅之有無厚薄。非名稅者之所得爲也。彼前者既由五一而爲什一矣。則何不可以再降。且金礦之徵。既已二十而一矣。則見於金者。何不可見於銀。且凡礦之爲事。始易而終難。鑿嗣日以益深。積水日以益大。外與天氣相絕。扇之入礦彌難。此固言

礦學者所共知者也。（采礦金多浮出。銀多沈入。故銀礦之事積久彌艱。）及是雖有腴鑛。與瘠者同。開采既艱。三效遂著。一曰銀值日昂。二曰銀稅罷減。三曰銀稅雖罷減而銀值仍昂。蓋難而猶采。其費必有所出故也。且三效之中。其最後者爲尤似。往者金稅減矣。而歐市之金價方騰。則後此銀稅雖蠲。其本值亦未必不大也。特蠲稅之效。終有所見耳。何則。鑛之不任稅者。將以無稅而猶開。則入市者其數終多於未減。故一千七百三六十年。因西班牙減征礦稅。歐市銀價賤者什一。可以證矣。自我觀之。則西班牙鑛稅雖遞減。而通本棋之六十年以爲計。銀價猶稍稍騰。雖然。不敢固也。其事本微渺而難窺。故至今言計之家。幾於人殊。或以爲進。或以爲止。或以爲退。此勿更論。所灼然可知者。則歐洲金銀歲進之數。終當與其歲銷之數。不久而平。蓋歲進彌廣。其銷亦彌多。而歲銷之所多。或且過於歲進之所廣。使其產不能增而無窮。則進與銷之量將相劑。至於相劑而歲進或減。則銷必過進。過進則昂。昂久則銷與進。又相劑而平。循若無端。如是而已。彼世俗以本棋銀值爲跌者。亦自有說。蓋彼見歐洲之日富。富則金銀日多。多則賤。且輓近以來。百產騰踊。故銀跌之說愈益牢也。顧吾謂金銀緣民業之盛而日多者。其本值不能退。反覆辨證。旣已煩矣。

金銀者百貨之二物耳。百貨常趨於善價。則二者何爲獨不然。在歐洲之所易者寡。在亞洲之所易者多。則金銀常由歐而趨亞。由美趨歐。亦猶是耳。使其反賤。豈更來哉。至於百產之日騰。亦由治進民蕃。求之者多。所以如是。乃其本物之日趨於有用。非必銀與相形。日以見絀也。故銀入本稊。其本值之進退。誠微渺而難言。特世俗以此爲之因。而定爲銀退。則吾有以知其不可也。以下論物產區爲三類。民生日進。著效之不同。

地之所產。輟而舉之。可區爲三。有其多寡任於自然。而非人力所能與者。甲、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。而其供之數。常視求之數爲進退者。乙、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矣。而或有大限而不可踰。或無定程而難預計者。丙、當民生之日進。國財之日盈也。是甲乙丙三者。甲之價將始於至微。終於至鉅。若日長而不可極者。乙之價則日長矣。而有不可逾之程率。卽逾之亦難久。丙之價其大勢亦日以長。然有時而騰。有時而跌。有時而不跌不騰。視人事天時相得之何若。總地所出。盡於是三者。

物產甲。

所謂物產緣民生之進而價日高。始微終鉅。若不可極者。蓋其物之蕃彫。非人力所能爲。產於自然者。

有數。其爲物又無金石之壽。可以斂儲。國日侈富。民之嗜欲日滋。求之者衆。而供之如初。不足則爭。其價遂長。長之量。隨爭之淺深爲無窮。故曰不可極也。此凡珍鳥嘉魚雉兔麋鹿之屬。盡如此矣。今使吾英木雞在市。枚至二十幾尼。而木雞之歲捕。與今之數。當不甚異也。羅馬民主全盛時。嘉魚珍鳥。價至不貲。而闇者方曰其時銀賤。豈銀賤歟。吾嘗考之。羅馬古民主治。至沃古斯達乃轉而爲君主。際變政之後先。其銀易權。皆比今歐洲爲鉅。當是時昔昔利賦制什一。史言其麥入羅馬。一摩提價三塞斯特。一摩提當英量三格倫。而三塞斯特當英幣六便士。顧此非市價。昔昔利臣屬羅馬。法麥入國在什一內者。抑其四分之一以當賦。過此方以市價糴。市價者。每摩提四塞斯特也。由是知其麥每括打爲二十一先令。而英麥平價。每括打二十八先令。知羅馬時銀之易權於今猶三與四之反比例。羅馬銀之三。其易權當今銀之四矣。然則非其時之銀賤明矣。拉體諾史家柏來尼。記塞遏斯購一白鶯獻王后。阿骨力畢諾。價六千塞斯特。今之五十鎊也。又阿審涅購紅鯀一。一地中海嘉魚。紅色。脊有金綫三條。有鬚似河鯉。價八千塞斯特。今之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。奇貴驚人如此。然以真值計之。尙損三之一也。跡其所以然之故。決非銀多而賤致然。蓋物力豐盈。珍奇之產。欲得者多耳。

案斯密氏於此。僅及地之所產言之。故所云止此。然製造之物。亦有數已定而不可加多者。民生日富之秋。其價之增亦無藝。若鍾鼎尊彝。若圖書碑版。若良藥舊醞。其在世間有數。而勢且日涇。皆此類也。蘭亭石刻。吳道元畫壁。淫於其事者所共喻矣。

物產乙。

凡地產供與求偕進。民生日厚。國富日增。其價與之俱高。高至其限而不得逾者皆此屬。有樹藝之產。有畜牧之產。方其草昧。出於自然者。樊爾而多。人民鮮少。懋遷未興。以無所用。亦無價值。洎夫治化肇開。或焚之或驅之。其物乃日以見少。而民生日聚。求者轉多。物減求增。其價乃起。久之其物之利。將與民力之所專藝。腴壤之所常植者同科。而其價之日高以止。猶不止則他藝之人力。他植之壤土。將轉而藝之植之。故曰其價有不可逾之程率也。

此之爲事。最先見於牛羊。使治地爲牧以飼畜。與治地爲稼以養民者。厥利維均。則牛羊之價。將止而不進矣。猶不止。則爲稼之場。將漸轉而爲芻牧。治進之秋。田隴日闢。而天然之芻牧坐減。倉箱日富。而食肉之人民亦多。此腴膳之所以不淹。而芻豢之所以日滋。至於利均稼穡而後止。雖然。耕牧力等。其

效常遲。方其未至。而民生猶蒸。則芻豢之價。高未艾也。今歐洲諸國。尙有然者。蘇格蘭多牧地而不中耕。故未合於英。牛羊之價不極。英耕牧利等者。亦但倫敦及左近之野爲然。前稭之初。蓋已若此。而遠所鄙僻。尙未然也。

耕牧利均。此其關於一國者至鉅。蓋使牧之利不及耕。則其國雖有至美之田。將無由以悉墾。田距都市城集遠。無糞以蘇其地力。故鄙遠田之治否。視廬舍之糞爲乘除。而廬舍之糞。又視所畜田牛之數爲多寡也。糞不出二術。或縱牛於田。卽收爲糞。或飼牛於宮。出矢以糞。今使牛羊價微。而牧之利劣。耕則縱牛散牧。以中耕之地爲之。旣不可矣。欲飼之於宮。出矢以糞。則費重而力彌不逮。蓋飼牛於宮。其芻藁之所從來。必由沃壤與已治之地。而後芻美而飼者不勞。使其蘇諸荒穢。將用力鉅而所得已微。故使散牧之利不讎。宮飼之折閱乃更大也。由是一莊所擾之牛。其數必僅足於田役。過斯以往。其勢不能。然而足田役矣。其所出之糞。則不足以復其所耕之田。使地力常有餘而無竭也。於是糞之所及。農將擇其最美最便之地而加之。及其旣久。則中耕之田。僅有此耳。其糞所不及者。地力旣竭。無或能生。卽有少芻。而瘠薄之收。取以牧病馬羸牛。猶不足。是故計其所畜之數。以可耕之區言之。則太少。以

所得取而飼者言之。則又過多也。逮六七稔以還。或以微糞之積。則取其少許之地而加耒焉。將亦有升斗之雀麥。與夫犂且惡者之收。既甚薄矣。乃轉盼而地力又竭。則又顧之他。置前所耕者爲犂田。以更待此微糞之積澤。更廢迭代。而終不足以言腴。此古蘇格蘭與夫今日貧國耕其下田之常法也。其常得糞而中耕者。一莊之田。不出十之二三而已。下此皆更取而竭之者也。夫使其國之田法如此。則凡民業之盛衰。物產之貧富。教化之淺深。皆可不再計而得之矣。雖然。彼農豈不欲變哉。而無如牛羊之價甚賤。牧之爲利。必不足以齊耕。則勢不得不出此。所未如何者也。顧亦有牛羊之價既昂。其田法尙有循是而不改者。則以野人智下。而樂因循故也。抑事多爲沮。勢不可以卽變者亦有之。積畜常微。值牛羊價騰。雖欲增多。其力不可以驟辦。力可辦矣。而牧場之治關需時。又非可苟而已也。故曰勢不可以卽變也。總之畜牛之多少。與田疇之蕪治相謀。牛多欲其地之無治不能也。欲地之治而畜牛之少。亦不能也。牛稀則糞儉。糞儉則地不肥。地不肥則芻少。芻少而牛多。必飢。故曰二者相謀也。且牛羊之價既長。牧之利足以敵耕矣。然欲變舊以圖新。亦必農者之儉且勤。數十百年以往。而後其封內之地。乃皆可耕也。吾蘇南合以來。易事通功。其收益於英衆矣。願無如牛價致昂。其惠利爲最鉅。山國之

日闢。田值之日高。其近效耳。工商之隱賑。文物之駸駸。可數計耶。

案斯密氏此言乃當時實境。至蘇格蘭繼此之休明。斯密不及見矣。今者蘇境之高里洛典斯諸部。田疇之治闢。稼穡之盛美。英殆弗如。而英市有牛。其最臚碩者。問之皆北產也。百年之間。果能有爲。其進如此。中國士大夫。好譏空言爲無補。言誠有無補者。然如斯密穆勒諸家之言。利存民生衣食之際。蓋無異慈母持嬰兒而乳之矣。其功豈可量哉。

大抵新墾之國。其地舍打牲游牧之外。無所用之。蕃息至易。畜多民少。其價自微。以其價微。耕牧之利不均。田事之弊。遂與前等。此之實事。見於美洲者也。美洲舊無牛馬。自與歐通。來者常挾與俱。十數年。字乳彌多。價值至賤。卽入山林。轉爲野種。主者不更求也。故治場牧牛萬萬無利。田雖廣而牛則稀。糞溉不足以蘇地力。而新洲田法。遂與蘇格蘭往者如一轍矣。瑞典遊人嘎沐。嘗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。親至其地。歸而著錄云。英之小民。素號知田。吾嘗徧覽北美新地。田疇楷惡。不見所謂知田者也。其耕有播穫無糞溉。得一地必盡其力而後已。劣三四稔。輒棄舊畝卽新田。又竭則又徙。其犍牝皆縱牧荒莽中。然多饑羸。不任田事。緣芻草歲生。榮乃播子。方春萌芽。不可縱牧。縱而鬻之。其種立盡。來歲濯濯。

彌望皆惡草。而牛飢矣。北美中芻之草甚蕃。歐民初至。徧地麟然。長三四尺。可隱人。以縱牧無節。今乃掃地盡矣。前一區可以飼四牛者。今所飼不過一。前之牝牛。乳多而濃。今乳比昔亦四而一。由此推之。則地力損者十六倍也。夫地力之衰如此。故牛種不供。苗碩降而彌羸。今之所出。大類蘇格蘭前四十年種也。然蘇自合英。得所補救。而北美之弊。則補救者誰乎。

案北美洲自始立以來。事事長進。至今農業之盛。甲於五洲。稻麥轉輸徧天下。斯密氏此言。當時事耳。

耕牧力均。而後農之闢地。穀牛。其勞費有所出。然不易至。羣去草昧而進文明。凡此產乙之中。利能均。耕者。尚以田畜牛羊爲最蚤。設不能。則其國將終古貧陋。求如今日歐洲諸邦無由也。蓋惟民生殷賑。而豚膳價高。而後田畜牛羊。可爲場圃圈牢而畜。爲場圃圈牢而畜。而後糞有自來。而田疇可以盡闢。不必爲轅田遞易之規也。且芻豢之族。不僅牛羊也。凡歧蹠枝節。皆可擾而畜之。但使銷廣價昂。則穀牧之事自起。故其事見於牛羊爲最蚤。見於麋鹿爲最遲。英國此時鹿脯之價。其利尙不足讎治苑養鹿之費。故莫爲也。昔羅馬有小鳥名鷓鴣。甚爲人所豢畜。以此哇樂泊歌路默拉二家書。皆言其利之

厚。今時法國有時鳥名阿拖藍。至則捕之。置幽室中。哺以黍令肥可食。國人珍之。英民珍鹿脯。使民俗日以侈富。則治苑養鹿之事。在旦暮間耳。

產乙之中。價之以國富而昂。昂而至於其極者。以牛羊爲始。以鹿雉爲終。牛羊產之需也。鹿雉產之饒也。始於所需。終於其饒。民生之事。莫不如此。然此二候之間。有無數物焉。價昂而極者。譬如雞鴨。農人廢倉場圃中。多滯穗餘粒。不可盡收。以飼羣雞有餘。使其不飼。終於播棄。故其畜之也。於農人爲無費。而所得之市價皆贏。雖或甚賤無損也。戶口未稠時。所供已足。故其價不過與他腴等耳。顧無費之所生。終較出費專營者爲不及。且民俗滋奢。人情常易其所多。而珍其所寡。故物力日優。雞鴨價常趨昂。貴於牛羊之腴膳者有之。至於極高。有以讎樹柵治埒之費。畜雞之事。且爲專業。而有母本贏息之可論矣。其利至於敵耕則止。不能復優也。嘗見法國數部。以畜雞爲田家勝業。特斥中耕之地。種黍稷彫胡之屬。以爲雞糧。中農夫畜四百餘尾。則其利之優於藝稻麥。可想見矣。英國不然。於是難者曰。旣曰價昂力敵耕。則有以爲專業者矣。今雞之價。英貴於法。法雞歲輸英市者。其數至多。非彼低而此昂。不能如是。然而法獨以畜雞爲專業。而英不爾。何也。曰。俗之轉變須時。而當將轉未轉之際。其物價常最

高。英食法雞。不自專業。職是故耳。若夫既轉。則數養者每從新術。能使地大小同。而所出之數加昔。產多而母輕。其價將降。使其不降。其產之數。又將復初。倫敦屠市。豚膳之價。本稊賤於前稊。亦以用蘆蕪馬覓之屬。種以爲糧。餒飼之術不同故耳。

案此言亦以各有地宜之故。英之雞價。雖貴於法。然使其地他藝。利過畜雞。則寧食法雞。不以自畜也。此類物產。英之仰於他國者至多。不僅法雞一端而已。自無遮通商法行。地各出其最宜。法之雞子售於英市者。當咸豐壬子稽冊已一百八兆枚。至光緒戊寅。則七百八十三兆枚。價雖日貴。何嘗自產乎。

彘食不獨與他畜之棄餘。故人家畜彘猶雞。爲費至少。使如是而足以供。則彘肉之價。常較他豚爲賤。國日富庶。供之不足。其價因起。儲豢爲樞。所費自增。而其價貴賤。與牛羊肉上下之間。則又以其地產農事不同爲判。法國牛彘二肉價埒。而英國則彘肉貴於牛羊也。

英國雞豚。降而愈貴。考其所由。則自田法之變零畝爲縵田始。夫農業日精。則所耕之田羸彌廣。其理固然。然自斷畦零畝。前爲小民所主者。無以自存於其間。則雞豚下生。必以驟貴。蓋田家雖所耕至狹。

而二歲五雞。不俟費而辦者。猶邑居人家。雖窮簷猶畜貓犬也。朝脯之餒。湏酪之所棄。益之以溝塍之可獵者。常足給其糧矣。至於變爲縵田。一家所耕。連仟越佰。夷蕃平壟之後。棲畝之餘糧既稀。繞屋之微生自寡。供少求多。其入市之所名亦以貴矣。使其民生猶進。則價且日騰。騰極而後區專地儲專糧。以豢畜之者。其費乃有所出。其勞乃有所酬。則其產遂源源以不竭矣。湏酪之產。與雞豚同。始於田事之無棄。蓋有田必畜牛。而數牝所出之乳。以哺其犢。飲其主人婦子不盡。其爲物易敗。一歲所出。時寡時多。春夏藏麩。不過六時。不飲可棄矣。由是而揭之爲酥。搗之爲膈。(俗呼牛奶油)前之不日者。今可以旬矣。入之以鹽可以年矣。更壓而堅之爲燻蠶(俗呼牛奶餅)。則可以儲數歲。一家享之不盡。持之入市以售。然所得必與勞費當。夫而後可以不倦。使其甚賤而不與勞費當。則價無聊者。彼亦出之以無聊。一宅之中。無專室以爲此庖。溷藩溷。恣以爲之。味謁色惡。有固然者。此三四十年以往。蘇格蘭之乳油乳餅。所以舉不足道也。大抵湏酪之貴賤。與腴膳相表裏。蓋惟芻牧善。而後腴膳精。亦惟芻牧善。而後湏酪美也。此由民生日進。食肉者多。多而價貴。貴而以爲專業者。有以償其本息。酬其勞費。彼乃區極腴之壤。以牧以芻。畜多牛而以搗酪爲專業。至於此時。其價

乃極。英諸部中漣酪價極者多有。故馱牛之場多上腴之壤。蘇格蘭則不然。舍都會之旁。其價皆劣。故南北二產之高下。視其價爲差。價之高下爲因。產之精粗爲果。由價賤而後產惡。非產惡而後價賤也。由是而知道國之事。欲四境之內。莫不盡闢。而有以充地力之所能生。非物產各極其善價不能。極其善價奈何。使其地所收之租。等於上田。使役財勞力者之庸息。等於爲稼。蔽以一言。利必敵耕而已。夫物價極善。一事也。土地盡闢。又一事也。顧前常爲因。後常爲果。欲地力盡而物價未高。必無之事矣。且此物價之高。非銀多所爲之謂。銀多所爲。僅其名耳。非真值也。百產充溢。民業日蒸。有其求之。而後勞苦勤劬。爲之致物。則其所以待而沽之者。不在虛名之銀數明矣。總之民之勤而脩業也。志以求益。不以爲損。使登一產而入市取酬。不及前者所出之勞費。則損也。非益也。今使道國者知田疇治闢。地力充盈。爲有國者莫大之公利。則當知物價踊騰。爲其事之先聲。舍此其境無由至。固當目此爲幸福。而奈何轉以爲憂乎。彼求國富而以物價之長爲憂者。無異求一身之康強。而以加餐爲大戾也。

案華人嘗言西國稅重。中國稅輕。西國物貴。中國物賤。二皆實錄。而常俗之情。且卽以此爲民生樂業之據。而豈知吾中國所以貧弱之由。卽在此欲稅重而不堪。欲物貴而不能之故乎。

物產丙

此屬之物。其價亦隨民生之進而日昂。顧人力欲爲之廣供。則或其勢有限而不可踰。或其情無定而難預計。以天時人事相資之不齊。故其價有時而跌。有時而騰。有時而不騰不跌。天之生是物也。常使之有所麗而後生。故其數必以其所麗者爲之畛。如毛革然。國中所產之少多。常視其牛羊之數。而牛羊之數。又觀其農牧之業之何如。則前論所已詳者矣。

其爲物相待之情如此。然則事之能使膜膳價善者。亦將使毛革市高。且其所高。宜相比例。是說也。使一國之牛羊。其毛革之銷場。與膜膳之銷場相盡。則必信而無疑。顧雖通商至狹之民。二者行銷。遠近絕異。則求得其情。固不能若前說之易易矣。凡膜膳之銷。以其易敗也。常域於產地而不過。愛爾蘭北美常醃之爲脍脯脯臠以遠售。然爲此者僅二國耳。至於毛革。雖遠可以捆致也。毛無所飭治而可行。革雖有所飭治其功亦寡。其爲物。資以爲材者多。故雖本國製造之業不興。而他邦工盛之時。其產亦因之而長價。

案鮭菜果蔬。所以易敗者。緣風中有蟲。近自抽氣裝筩法行。食物不爲天氣所蒙。自能經久。而一地

所出。雖不必卽銷。亦可致遠求售。以收大利。此法美澳二洲用之最多。近香港澳門各步。亦有此製。其爲益民生甚大。亦斯密氏所不及見者也。

農事鹵莽。戶口蕭寥。往往一畜之價。所存於毛革者多。所資於肌肉者寡。吾友哲學家休蒙言。英國當撒遜之世。一羊之值。什四在毳。又吾聞西班牙往往殺羊非以爲肉。爲得毛毳脂膏以售。至於全體。常委積野間。飼彼鷲鳥猛獸。而南美智利蒲恩諾查。中美之海梯島。其殺牛常爲皮革。較之西班牙乃或過之。肌肉之賤如此。

民生進而戶口蕃。境內牛羊。因而得價。然其價見於肌肉之價者多。見於毛革之價者少。肌肉之市。盡於本境。故人口衆而求之者增。其價以長。至於毛革。則其物本可以行遠。故不以產地之銷場爲重輕也。然使民業日盛。製造功興。則前之運致於外方者。今則內銷於產地。如此則運費與折耗可省。而其利則產毛革與治製造者分得之。是故民生日進。毛革價長。雖不若肌肉之多。然亦終於所進。至有減跌。則必無之事也。

羊毛一物。其在英國。有獨異而不可以常法論者。蓋英之戶口日蕃。而製造工商之業。今亦勝古遠。獨

羊毛之價。則古鉅而今微。考一千三百四十年當義都活第三之代。羊毛每拓特值十先令有奇。此爲今幣三十先令。今之羊毛每拓特以二十一先令爲善價。是徒以市價言。古之於今。猶十之於七。其賤固已多矣。以真值言。則相懸益遠。真值在麥。古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。故古之十先令爲麥十二布歇落也。今麥每括打常價二十八先令。故今之二十一先令爲麥六布歇落也。然則以真值言。古之於今。猶十之於五。其相去不更懸哉。顧吾前謂毛革價跌。爲理所必無之事。而英羊毛之價。乃古鉅今微如此。則知其非任物勢之自然。而必由人力之強致也。其強致奈何。曰爲之法令。使不得任其自然之勢而已。其爲之法令奈何。曰禁其出口。一也。由外國至者。不加征以徠之。二也。屬地之所出。必銷本國。禁不得售之他邦。三也。以三令之行。英之羊毛。遂不得他之以趨善價。而西班牙愛爾蘭之所出。又使之常爲競於國中。此英之羊毛。所以古貴今賤。而愛爾蘭鬪毳之業。亦以不昌也。

案前數令。皆於道光五年論罷。而道光二十四年。英羊毛之進出口者皆不征。

考古皮革之真值。視毛毳爲尤難。蓋古毛毳制爲常貢於王。有司以時疇其價值。而皮革無此。雖然往者佛理禿以搜討之勤。常得之於鄂斯福教寺之紀載云。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市價。犍牛之皮五。爲價

十二先令。牝牛之皮五。爲價七先令三便士。二歲牝羊皮三十六。爲價九先令。黃犢之皮十六。價二先令。其所標識如此。自今觀之。則此時國幣之值倍於今。其所云十二先令者。猶今之二十四矣。以五除之。得四先令九便士半。而今中等犍牛之皮。約十先令。是以市價較之。古之皮價。不及今遠矣。更試卽麥以求其真值之上下。此時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。故十二先令可糴麥十四布歇落。又五分布歇落之四。今麥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。則十四布歇落。又五分四之麥。需價五十一先令四便士。以五除之。是古一犍皮。抵今十先令三便士所糴麥也。然則執古較今。市價雖相倍不啻。而真值則微跌也。至於牝牛之皮。比例亦爾。而牝羊皮價。則古過今遠。蓋古售羊皮。常與其毳偕。其黃犢之革。在古甚賤者。牛羊價微。犢生不牧。則殺之以節乳。此在蘇格蘭三十年前尙如此也。

而其所以然之故。則亦政令之所爲。其事雖未若羊毛之多。然亦未任自然之致也。如近日皮價大賤。因獺皮免征。而愛爾蘭及北美所至牛皮。皆與豁除之故。故通百年之價。而取其平。則今之皮價。於前爲稍貴。特無多耳。皮革爲物。與毛毳殊。以之久藏行遠。皆有朽蝨之慮。苟鹽之使鹹。其品斯下。而利亦減。故其物在不製造之國則廉。在製造之國則貴。在蠻野之部則廉。在文物之邦則貴。在往古之世則

廉。在近今之世則貴。英皮革之不日貴者。固有或沮之者矣。國家待攻皮之工。常欲其價之歲減。則以政爲之。於是其價若反於自然之例。雖然。吾例實自行於其間。未嘗反也。

田野已闢。生齒已繁。則此令所爲。於野業之民無損。毛革雖以其令而賤。而肌肉亦以其令而貴。夫區中耕之壤而爲牧。其畜之價。必有以償其租庸息者。不償於毛革。必償於肌肉。不償於肌肉。必償於毛革。二者相爲消長。苟全畜之取盈。於其計爲已得。而孰多孰寡之間。農牧者所不甚較也。而於食肉之衆則有殊。田野未闢。戶口彫疏。其事反此。蓋牧而不耕。一畜之利。毛革居其大分。肌肉之所出。供常過於求。故其價不能起。而皮革之價旣落。租庸息與之俱微。使此時而毛革出口之禁行。其病國不僅使地力不盡。田價日微而已。民生一切進境。將從此而不興。世常謂英之此令。始於義都活第三。非其實也。

案凡論物價。當先知其物之爲正產副產。每有一正而副者不一。使副者得利。則正者可以至賤。此如今時南澳洲羊毛價大昂。其肉價則名存而已。淺人言價。往往不察其然。居今論古。徒執正產之廉以相詫。不知此正如斯密氏所云。主者但籠統計利。不較其爲正產副產也。

大抵羽毛齒革之業。皆有所限而盛衰無定。不若產乙之可與民生偕進而無窮。爲致力者所可操券。其有限。以其地所產之有數。其無定。以他處所產之難稽。其難稽不僅在所產之幾何。而在所不自製造而以外輸之多寡。使其自製造。又視其國進出禁令之如何。故其事純非操業者所得主。吾於此屬物產。所以云能事有窮。而其利不可預計也。

物之有限而難定者。殆莫如魚。民居距海有遠近。其地之江河湖陂有多寡。其產魚有稠稀。凡此皆限之之事矣。戶口既滋。魚之銷場益廣。捕魚者非益其勞費爲之。不能副也。且所增之勞費。常降而益奢。不僅與求者之多爲比例。昔者登市之魚歲千。今之登市者歲萬。則漁者之勞費。不止十倍於前而已。欲求多魚。勢須遠去。艇舫小舟。不足周事。則必有駕海之舸。而簞網帆索。舉以益繁。而或爲其力所不能辦。求多供少。其價益高。此漁者所同歷之境也。其爲無定。非謂得魚之數也。列筍扈。具網鉤。一日所得。卽不可知。然使通四時合數歲計之。其爲數當不遠矣。願吾所謂無定者。以其事牽天繫地。不以人事爲程。國富而民勤者可以得少。國貧而民窳者或以得多。其事之興衰。不必由於民生國財之進退。非所謂至無定者耶。

案計學家羅哲斯云。斯密此謂勞費之增。出於求者加多比例之上。乃獨指此屬物產而言。至於常法。則銷場彌廣。產費彌輕。蓋求之者多。則供之者勸。且由是而分功彌密。作術彌精。故有產費彌輕之效。然羅與斯密均得一而失一也。凡地產之興。有大小還二境。二境之間。卽斯密所稱之產限也。凡爲地產。無慮皆有小還之日。故國土養人之量。將有所窮。而過庶所以爲禍。此例所關至鉅。乃後賢所立。而斯密與羅或所未窺。故其說各明其一如此。

至於礦產。取之地腑。登諸通都。其事固與民力相引爲無窮。而不必有限制。特其利至無定耳。國內金銀之多寡。不關礦之腴瘠有無。而常以二事爲差。一視本國民業之盛衰。一視同時宇內所開諸礦之肥瘠。使其國工商興盛。出物繁多。則所轉以與金銀爲易者自衆。而二品之出於本國。抑采自他邦。無所異矣。又使宇內之礦。產之非難。則其流轉世間。用爲易中者日溢。其國中雖無一礦。黃白趨之。若衆流之匯大壑矣。支那印度。國中無礦。其去南美祕魯智利諸部。夫豈不遙。而金銀之湊於其市者。不以是而沮也。且由民業日盛者。金銀雖多。其價不跌。民庶則功力之庸率必廉。積貯多則所出以爲易者衆。此金銀易權所以常大也。其由礦肥者。金銀日多。價乃日跌。其所跌之數。若常與礦之所溢。多有比

例。此前論所已詳。不必復贅者矣。

夫宇內民生。降而彌進。則見礦之肥磽。所采之豐儉。要亦自爲一事。而與國用之盈虛。閭閻之舒蹙。所係蓋微。民智日崇。人跡所通。日以漸廣。新礦之出。今易於古。此可知者也。舊者之寶藏既竭。新者猶闕而未開。則不可知者也。采取金銀。其利最爲難恃。必待其產之實興。而後可言得失。否則擲資虛牝。覆車相尋。可勝道哉。繼自今。或新覓之礦大肥。出金如邱山。或降而愈艱。腴者既盡。瘠者方來。凡此皆難預計。而吾學所可言者。則民生國用。不以爲殊已耳。夫謂由金銀之數有多少。泉幣之值有重輕。由泉幣之值有重輕。百貨之所名以異。說亦近似。雖然。其名可殊。而其實之多寡盈虛。不可變也。使金銀而大有。後之有一先令者。其用同於一便士。使金銀而大耗。後之有一便士者。其用等於一先令。國幣之所準。固大不同。然而當其有先令。不比便士而加富。當其無便士。不比先令而加貧。其爲異。將徒見於盤盂器飾之間。多而賤。則增華。少而珍。則反樸。舍此而外。非吾之所知矣。

案斯密氏之論金銀也。可謂獨標先覺者矣。先是歐人覘國貧富。必以金銀之多寡爲衡。自斯密論出。羣迷始寤。名理之言。有裨於民生日用如此。雖然。自今觀之。亦少過矣。彼當物論晦盲。意不如是。

則無以收廓清摧陷之功。故寧爲其過而不暇審其平。言所爲各有攸當也。顧金銀爲用。其於生財。又曷可忽乎。使懋遷旣廣。而易中之用。不得其宜。則在在將形其觝滯。故其物一時之甚少過多。均足爲民生之大患。今主計者求其國金銀本值之恆。則固不可得已。然而事制曲防。期於其變之漸而舒。則國家之大政也。比者中國銀值之微。較之三十年之前。幾於三而失一矣。凡吾民所前奮三倍之力而爲之積累者。乃今僅有二焉。銀之所積。損之所在矣。合吾國二十餘行省而籌之。則坐銀跌而國財受削者。豈其微哉。豈其微哉。

又羅哲斯考金銀出地之數。自道光己酉至光緒戊寅。金總值八百五十一兆鎊。銀總值四百七十二兆鎊。

以下結論銀值進退之理。

言計者言人人殊。要皆以金銀寡少。國中物產價賤。爲化淺國貧之明證。自不佞觀之。化之淺深。國之貧富。與國中金銀之多寡。判然兩事。絕不相因也。由金銀之珍少。所可推知者。不過其時宇內所治見礦。瘠而不腴。金銀猶貨也。流入人國。必有與易。貧國之物產彫稀。富國之物產盛侈。當其取易。必不能

貧國之所與易者反多。而富國之所與易者反少。明矣。若謂金貴物賤。則必化淺國貧。又何解於支那金銀大貴。物產功力甚廉。而其國反富。大抵操前說者。徒見年來歐洲各國治化日亨。民業日繁。而金銀亦日多且賤。二者同時並觀。故耳。而不悟二事雖同時並觀。而致然之故。則各有其原。不相涉也。金銀之日多日賤者。起於美礦之特腴。此爲偶然之事。非民力所能爲。而治化日亨。民業日繁。其原甚遠。往者吾洲原爲據亂之世。蠹居基處。各各厲民。民奮其勤。不食其實。比者景運肇開。長夜時旦。由據亂而轉爲竝治之規。無限君權。稍有所制。勞民歌詠勤苦。各食其所自生。政公刑平。而無侵牟奸欺之慮。農工商賈。淳然奮興。此國值之所以增。民業之所以繁。夫豈美礦腴瘠。金銀多寡所能爲哉。且必謂多金爲富。則曷觀波蘭。今者各國之治皆新。而波蘭獨否。然其國所產穀麥。市價何嘗不增。其國之金銀。本值何嘗不賤。乃其貧陋。無異厥初。其金銀固日進矣。其歲收地產。則未聞緣此而加多。其農工諸業。亦未聞緣此而治巧。其敗法亂紀。與凡其閭閻之所嘖蹙。又未聞緣此而蠲除也。金雖多。何益乎。若以是爲不足。則請更觀之。西班牙與波陀噶爾。是二邦者。非獨有南美腴礦之國乎。試入其地而訪其俗。則其貧陋。去波蘭不能以寸。若必以金銀之多寡。覘人國之盛衰。將金銀之多且賤。莫茲二邦若。何則。

金銀固由彼而後散諸各國者也。美礦之所出。彼全而收之。出國則有舟車之費。保險之費。卽闌出邊關。亦有偷漏之費。故至各國者。終不若在彼之廉也。其國金銀之數與歲登之物產。比例爲多如此。而尙不免爲貧陋之國者。何也。則其治雖離乎據亂之規。而君民相與之際。猶未進於文明之實故也。金銀之多且賤。旣不足爲富教之徵。反是而少且珍。亦不足爲貧陋之驗矣。

雖然。有一類焉。使其價過賤。則以決其國之貧。其民之野。十可以得其七八也。如牛羊。如雞豚。如雉兔。使其物甚賤。則由之而可推者有三。知其國之田狹。而山林叢薄之廣。一也。地價甚微。而未闢之地猶多。二也。其積畜與人民之數。與其地不相副。三也。蓋物值之貴。所由來二塗。或以戶口之蕃。民生之進。或由礦產之多。易中之溢。二者不相亂也。由易中溢者。物值之騰。徧於百貨。或參而增一。或伍而增一。其所增之率。必與銀本值之所減者同。由民生進者。則入市之貨。騰跌不齊。卽其悉騰。騰率亦異。此如本稊英國諸產。所貴至多。而麥價所騰者甚少。知不止因於銀跌矣。蓋麥價本稊六十四年以來。較之前稊尙爲稍減。此不僅吾英溫則市紀爲然。蘇格蘭各部司均（主平市價之官）之所著錄。法蘭西梅山斯杜不黎二家之所討論。皆相脗合。食貨一事。向爲繁碎難稽。今之確鑿如此。殆前人之所無者。

至於輓近十餘稔麥價之大。則天時使然。不由銀跌。益無疑義。觀此則知時俗之說。至爲不根。而非考諸實事者矣。

或曰。同是銀也。在前稊則所易者多。在近世則所當者少。此之事效見前者也。小民勤苦。歲進幾何。乃握銀入市。終於受損。斤斤然審其事之起於銀多。抑其效之由於物貴。二者雖分。於小民固何益乎。應之曰。是固然。今夫言計者。於一物價之低昂。必明辨博咨。至於得所由然而後已者。非曰以此之爲。彼小民將知買賤而售貴也。吾聞爲治之道。視已成事。知所由然之故。而後有以爲後事之師。故於民生之進退。務知進退之所以然。此最切之學也。今者百物之價。降而日昂。此其故或由於銀賤。或由於民業之蒸。使由於銀賤。則可推而知者。不過美礦之盛。而吾國財之實境。與夫地利民力之所歲登。若波蘭波陀噶爾之日退可。若荷法諸邦之漸進可。舉無以定之矣。使由於民業之蒸。則吾國百年之中。地力必盡。田野必闢。嘉穀之農必益多。倉箱之積必益盈。治化必日益休。風俗必日益美。胥可一言斷之矣。所關顧不大耶。且一國之財。土地終爲其大分。而爲最恆最重之民依。使吾黨之勤於此。而得其定論。有益來葉。豈可數計。不然。吾何取於勞精苦思。而爲無益之分別耶。

案後之計學家。皆謂土地人民。雖生事所必資。而不得名爲國財。國財在所積貯與其民之能事。今斯密氏以土地爲國財大宗。蓋當時計學家之說。後賢所不由也。

且其用不止此。輓近勞力小民。每以糧食之日貴。訟言庸率之宜加。聽者莫衷其說。此亦今日言計者之一大事也。使前說明。則庸之宜加與否。可一言決矣。蓋使其事由於銀賤。則力庸之率。自所宜加。而加宜適如銀價之所賤。使不由此。而由於土地之日闢。農事之日精。則庸之增否。與增之比例。必審計而後得其平。不若前者之易易矣。今夫民食非他。穀與蔬肉已耳。耕牧之利既均。則腴膳之價。必昂於往日。然而肉食貴矣。而瓜蔬之價。將以其物之日穰而日賤也。彼芻豢之所以貴者。因區中耕之壤以爲牧。牧之利必均。耕農與田主乃勸爲之。農之贏。主之租。皆不下於耕而後可。而瓜蔬之所以賤者。因其地沃而所植蕃。地沃故畦畞省。而用力舒。植蕃故薯蕷、蹲鴟、菰蔣、印稻、（玉米西人呼爲印度米。）種皆外來。移植英地。裨益民生者至鉅。且求者日多。則供者日奮。若蘆菔、椰菜。昔之種以畝者。今則種以耒矣。故農事日精。民食有其不得不高。亦有其不得不賤。衡量二者之間。而審其相補之何如。何物於此民爲急。何物於彼民爲輕。而後有以定其庸之加率。此非靜諦之士。固不能矣。百年來吾英腴膳

之價。舍彘肉而外。固莫不增。然至此殆將極而不過。設他日者他畜之價又騰。如雞豚、如鵝鴨、如雉鹿、如魚鼈。於小民固無傷也。何則。肉食之所費。不敵其蔬菜薯蕷之所贏也。最後數年。以天時不齊。麥價陡高。誠編氓之所苦。然使歲僅中收。則麥價平。有含哺之樂。他物雖貴。無害於民。故民生今日。所困於生貨價高者。遂寡。而受累於熟貨稅重者。轉深。若鹽、若繭、若皮革、若氈罽、若麩蠟酒漿（謂麥酒）之數者。皆民生日用所不可無。而常困於賦稅。則人事之不減。而非天時地利所馴致者矣。故吾乃繼今而言熟貨。

案近百年來。英國肉價日貴。而蔬穀之價日平。戶口降而益蕃。是農事日精。民食日高。之言益信矣。以下論民業日進。其效見於熟貨者。

民之生業果進。熟貨之價。莫不趨廉。此其故不難知也。手足巧習。機械益精。其分功部署之法。亦日善。用力寡而成功多。不如是則無所謂進矣。雖此時功庸之率。莫不增多。而二者相較。常大有餘。此熟貨之所以賤也。有一二事焉。以其坏樸之材日貴。則民業雖進。亦有不見廉者。如梓匠之事是已。若其材所貴者微。則其價亦日落。本稊以還。熟貨之降賤者。莫著於下金之成物。時表之內機。昔之以二十鎊

售者。乃今不過二十先令矣。是所減者二十倍也。他若刀劍。若鎖鑰。凡蒲明罕與薛非勒二部之所出。莫不如此。特未若時表之多耳。是二部之所產。令歐洲他國爲之。雖再倍其值。所不能也。此他國工所自言者。蓋其物分功之密。機械之精。若不可加。故能成物之廉如此。

罽毳之業。價減亦微。三十年來。呢質日精。其價亦比例而貴。或謂由用西班牙羊毛。其約克沙所織。用本國羊毛。則其價見減。此皆未爲定論。第其價所不見廉者。百年之中。織罽之功。進者甚少。所用機器。亦不逾前。然終有少進。其價亦稍減也。若取其遠者與今較之。則織事之精粗。呢價之廉奢。皆大可見矣。一千四百八十七年。當英王顯理第七之四載。令曰凡國中所售呢。無論上下赤經。抑他經法。其零售價。每碼不得過十六先令。違者依所售碼數。碼罰四十先令。由是知所稱每碼十六先令。抵今幣之二十四先令者。爲當時常價。而市中之價過此者有之。今上上呢價。不過碼二十一先令。是卽品色相等。呢價所減已多。況古佳呢不及今之中品。而以真值論。則其時之十六先令。爲麥二括打有半。以今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言。是猶三鎊六先令六便士也。是則古今呢價之差。古三鎊有餘者。今則一鎊。其所減三倍不啻矣。

熟貨市價代減。粗者已甚。精者尤多。一千四百六十三年。當英王義都活第四之四十三載。令曰。凡田傭若僮僕。若郊鄙之工。其所衣服呢價。每碼不得過二先令。此今幣四先令也。今約克沙成罽。價如此。若固是佳品。非當日田傭賤工之所能望。且二先令古爲麥二布歇落有半。在今值八先令九便士。然則當日每碼之呢。小民所以爲易者。猶今之八先令九便士。可謂奇貴。而當時制令如此。則非不常之事可知。又同時令云。小民不得服織鞵。其價乃十四便士。於今幣爲二十八便士。以麥課之。則抵今五先令三便士。使今日小民。有以此數買一雙鞵者。人將云何。吾聞義都活第四時。歐洲少知織鞵者。其所用皆以布若罽縫合爲之。此織鞵之所以貴也。英人用織鞵。自額理查白君王后始。聞乃西班牙使者之所獻也。觀前事知細貨之價。所降賤者尤多矣。

案額理查白以絲縷自織鞵。非始服織鞵也。斯密所云少誤。

織造之業。無間精粗。皆古遜今遠。蓋二百年來。織造之業。機器之用。有大進者三。而小者不計矣。其三維何。一曰紡機。二曰經緯之機。三曰碾機。其在紡機者。則改紡輪爲排簾之架。已事半而功倍矣。益以織機之用。持耑引緒。經緯理極。化織事之至繁者爲極簡。又前者已成匹段。必入水蹙踏。而後堅緻。需

力多而歷時久。自碾機出而功省布密。蓋十六稜已前。英倫暨歐洲北部諸邦。水碓風輪。罕知其用。知者獨羅馬舊邦之意大里耳。製造之業。古窳今良在此。古貴今廉亦在此。其成物也。勞費既滋。其登市也。索賴自奢。不易之理也。當日英倫工業。與今淺化不進之國正同。一切粗確之熟貨。大抵家而爲之。無店肆大廠之事。且脩之於農牧之隙。雖收成貨之利。不必視爲專業以資生也。故其勢能廉。至於精細之功。則固古英所無有。必富厚鄰國如伏蘭德者而後脩之。彼則資生專業。其勢不得甚廉。且由外而入。則有邊關之稅。雖其時護商之法未行。而國中長者貴兒。居養甚豫。遠方異物。欲其輻湊。未必爲重征。使之裹足。而征而價增。則所不免者也。由是知織造之貨。其價精者降多。粗者降少。蓋粗者由廉降廉。所以見少。而精者本貴之賤。所以見多也。

案此與今英情境。固大不侔。今英一切熟貨。無不降而日廉。機器之用。仟佰於昔。分功之細密廣遠。幾於不可追求。且舟車大通。懋遷有無。徧諸大地。則資財坏樸。亦無由貴。故製造之事。力庸增長。雖已數倍往日。而物之廉賤自如。此其爲功。豈僅計學一端而已。若測算。若格物諸學。皆實爲之。培戾有言。民智卽爲權力。豈不信哉。

以下通結本篇論租。

此篇本釋租之言。而益以二金消長之所旁逮。物產貴賤之所類推。遂使文辭冗長。然尙有未盡者。則謂民至合羣成國。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。凡可使地產日增。民生日裕者。無一焉。非有土者之大利。其爲利也。或徑而得之。或紆而後見。要皆使租稅之日多。地主馭功致物之權日重而已。

自其收利之徑者而言之。則爲之而租增利饒者。莫捷於田野之治關。田野治關。所穫加多。所分之租。比例而鉅。此最易見者也。且此產真值增多者。田野治關之第一效也。而地產值增。則田野亦將以愈關。故始也地產值增。爲田野治關之果。而繼也地產值增。轉爲田野治關之因矣。二事相爲因果。如牧事以牛羊價昂。而地租遂長。且其所長。常不止於價昂之比例。卽此理也。夫田治。彼地主之分租旣多。而產貴。則所分之真值又長。是地主之利再進也。且利之因價昂而進者。其產之固。無俟加勞費也。故發貯之農人。勞力之佃者。受其常贏常庸而已足。則農佃得其少分。而田主享其大分。又何疑焉。

更自其紆而見者言之。物產旣充。國中之熟貨必賤。蓋分功繁。民增巧習。而爲之者疾故也。夫云熟貨賤者。與云地主易權日充。田租加多。異而無以異也。分於田者。爲一身一家之奉而有餘。則出之以與

國人爲易。其所易者。十八九皆熟貨也。而熟貨又適廉如此。則地主之利又進而生事必需之餘。舉凡適意娛情。華炫玩好之事。相因起矣。且積貯豐盈。生之者衆。故其國無游民。無游民則緣畝者多。積貯充則食功者衆。物產滋而民獲其依。則租稅雖深不病。故曰無所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。反是而觀。則田野荒者必生貨日以賤。熟貨日以昂。積貯蕩然而民生皆窳。其爲有土之大害。豈待言哉。是故善國租重而民樂。罷國租輕而民煩。

案斯密氏此論。與前者言地產之宜貴不宜賤。皆理財精語。學者所不可不知。原富一書。其有功生民。開悟來學。大抵此等處耳。

又案生財之術。益巧益疾。如講田法。用機器。善分功之爲。固通國之公利。使生齒之繁。不過。則力作小民。獲益最廣。所患者民愈愚。則昏嫁愈以無節。故民智未開之日。生業之進。終不敵其生齒之蕃。雖有善政良規。於國計不過暫舒而終蹙。此則雖有聖者。所無如何者矣。

今者綜而籌之。則一國之內。地利之所歲出。民力之所歲登。無論以土物言。抑以所當之泉幣言。自然之勢。實區三塗。曰有地之租。曰勞力之庸。曰發貯者之贏息。三者民之所歲入。所賴以養軀命。繕家室。

長子孫者也。然而國之財賄物力。固於三塗焉取之。而三塗之利害。與通國之休戚。則有合有離。是又不可不區以別之也。夫地主之利害。與通國之休戚。相爲關通。已概見於前論。國利而地主不利。國害而地主不害者。未之有也。當國家有所廢興。羣喙盈廷。各自爲政。用有地者之說。常多是而少非。何則。人意多出於自營。此之自營。適與公利相合故也。所慮者學識之不明。更事之太淺。則亦有時焉不可用矣。蓋三塗之衆。此最逸居。心手不勞。以租自贍。往往咨以疾苦而不知。問以盈絀而莫辨。席豐履膴。無所用心。同與論一政之施。窮源竟委。所收效於事後者云何。斯無望已。其擅利勢以陵人。自是而懷諫。則又一事也。

若夫勞而後食之氓。其利害之與一國相關者。殆與前庸無以異。大抵庸率最優。莫若進治向富之國。中立不進。所得將微。故國勢進盛之秋。大利固歸於產主。及其衰退。其蒙罰尤酷者。又莫若勞民也。願其人智識蹇淺。難與計事。與地主所因雖異。其效則同。所謂與羣休戚之理。傭者末由知也。終身勤動。固無有考道問學之一時。且由其地勢以成心習。即使慧黠過人。爲其佼佼。亦難使操國論而執事權也。是故羣有大議。小民之所呼籲者。世常弁髦置之。其有時挾衆喧騰。則往往爲狡者之所指嚇。而其

所持之說。甚且與其衆之私利相逕庭也。夫亦可閔也已。

其三則有發貯逐利之家。貸傭鳩功之主。自無母財。則贏利不生。故其衆爲有國者所不可廢。操奇計贏。心計獨精。而勞力執事之夫。待其餼養指揮。而後有收利生財之效。獨是贏息之進。與租庸殊。租庸。國休俱休。國戚亦戚者也。贏息之利。與國相反。民貧而後子錢加。國彌富則息率彌微。國治衰退。民生困窮。息率彌大。至其極高。其國與羣。殆將亡而散矣。故彼與羣相待之際。異於前者之二民也。工魁駟賈。役財最多。以其殷實。常爲一國之所重。且計慮精密。爲田主工傭所不及。持說巧密。信從者多。然其意之所主。常以其業之利害爲先。而一羣之甘苦爲後。則難用也。譬如今之大賈。常謂國宜廣銷場。而狹市競。而後國富乃蒸。不知云廣銷場。固邑野二業之大利。而狹市競。則壟斷辜權者興。物價日騰。資物產者將失廉而得貴。而小民之生計日艱。此與無名之賦又何殊焉。於彼誠利矣。而於羣何益乎。故商政之議。而出於商。不可不諦聽而深察之也。彼非樂於害羣也。一家之私利。與一羣之公利相違。則逐一己之利資。於羣不能無損。及其已甚。顧利否耳。雖罔民病國。何憚焉。

案斯密謂役財者之利害。常與國羣之利害相反。言稍過當矣。其謂叔季末流。子錢日鉅。夫豈不然。

然此特保險費多。非真贏也。至於敝極之時。則強梗詐僞。侵欺蠶起。彼役財者庸有利乎。故亂國之厚息。不若治國之薄贏。政謂此耳。總之生財之術多門。而民富必基於政美。使刑罰不中。法令冒黷。則倉庾筐篋中物。廩廩乎且不可恃。况乎所仰望而未收者耶。必謂貧國退治。而後子錢日大者。亦非摯言。進境之國。地廣物蕃。可興之利未艾。當此之時。民求母財之用最殷。以其遺利之多。故子錢之酬亦厚。此政贏息最大時也。斯密前者釋贏之篇。所舉北美墾地。事政如此。豈忘之耶。吾意斯密之爲此言。意中必有所指。懲議院之過聽。遂不覺其詞之失中。計學所明之理。宜爲千世立程。不得以一時之用心。使其理失實而有漏也。中國此時資貸子錢亦重。此半坐民不相任。半坐立事方多。使繼今以往。鐵路宏開。遺利歲出。子錢之率。勢必大增。使不大增。必由二故。中國自立銀號。章程詳善。民出滯財。無所疑慮。一也。殷實之民。儲財外國銀號。經其擇保出借。亦可無憂。二也。由前則中國之利。由後則中國之損。主國計者其審焉。

又案釋租爲全書最繁重之篇。其中雖不乏精湛之言。而於田租源委性情。顧均未盡。其論金銀二貨之消長。物產三類之蕃滋。與租涉者蓋寡。此在後之作者。方將特起篇目。未必驛之釋租之中也。

故後賢揚推此書。僉謂此篇最爲斯密氏綆矩汲深之處。其言未盡過也。格物窮理之事。必道通爲一。而後有以包括羣言。故雖支葉扶疏。派流糾繚。而循條討本。則未有不歸於一極者。斯密氏之言租也。不特不見其所謂道通爲一者。且多隨事立例。數段之後。或前後違反而不復知。如篇首謂地有主人。租名乃起矣。是其多寡厚薄之數。純出於田主之所爲。乃入後又言租以地產豐嗇農力高下爲差。如是則多寡厚薄之數。又若非田主所能爲矣。於一業則云。租者物價之一分。租長則價加。租因而價果也。於他業又謂租之能進。由價之昂。租果而價因也。卽其區物產之有租無租。其說亦非至確。無他。理未見極。則無以郢衆說以歸於一宗。卽有奧旨名言。間見錯出。而單詞碎義。固未足以融會貫通也。後此言計之家。思所以補闕拾遺。爲之標二義焉。而求其極。其一曰知物。所以究租之爲物。所與他利不同者爲何。其一曰求故。所以討租之厚薄升降。起於何因。其說於此。多所發明。而英之計學家。則理嘉圖與其弟子穆勒父子爲職志。雖德美諸家。於理嘉圖租例。尙多掊擊。而當世碩師。如倭克爾、馬夏律諸公。爲之論定折衷。而後知其例之必不可廢。今以其例之所關宏鉅。乃取穆勒雅各釋租之說。譯附是篇。以俟學者之攬擇。並以覘學問之事。講而益密。彼前賢常畏後生

也。

附穆勒雅各釋租。

田腴瘠不同。自山田犂确。沙田壤疏。澤田斥鹵之幾於無所收。等而上之。黃墟黑墳。上腴之壤。性品之殊。有不可以猝數者。其產穀也。雖在同田。其多寡殊。其難易判。譬如有田。始收十石。繼而倍之。再進而三之。其最初之十石易也。其進求之十石難。其更進之十石愈難。每進之所收。其勞費必深於前者。故例曰同田增收。後收之費深於前費。

國之始闢。土之始耕。所斥母財。收利相埒。洎夫腴田盡耕。母充其量。後有繼者。事乃異前。故國土出穀之多。其量皆有所域。過限求進。勞費加前。故田功用本之情。可區爲二。一曰大還。一曰小還。大還利厚。小還利薄。

小還之由。致之者二。或母施於新田。其土之腴。次於已墾。或施之舊壤。其用母已充。二者用母同而利皆趨薄。故曰小還。民之斥財而求利也。則以新舊之難易勞逸爲歸。假如施之舊耕。僅添八石。別耕次腴。可致九石。彼必舍舊謀新。無疑義也。

案此篇所疇田品。當兼腴瘠便左而言。其義始備。

今設疇地之腴瘠。爲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諸等。而同田先後所施之母。降而收利愈薄者。命之爲初度、次度、三四等度。自其初而溯之。當一羣之始合。一國之肇興也。凡無有能生之田。勢必莫之爲墾。降而有墾者矣。而田餘於民。所耕者皆上上。未耕者無所出。有欲耕之者。皆可奄其地。而名爲己田。當此之時。田固無租。雖已經焚闢斬刈之田。與夫萊汙荒穢者有異。民耕前田。於已作治者恆有所納。然其納者固非租也。租者緣地而後有。此之所納。緣人之勞費而後有。則等諸用人之力。而予之以庸。用人之財。而予之以息。是固庸也。息也。而非租也。故曰當此之時。田固無租。羣合而孳乳寢多。民食之所耗日廣。上上之田。轉瞬盡闕。苟求足食。不能不迺耕上中。抑具次度母財。而益耕舊治之上上者。之二事起。乃入小還。

當降耕上中時。假有人焉。具若干母財以治此田。其歲收僅及八石。而治上上者例得十石。則彼或求治上上。祛二石以易用地之權。抑姑治上中。收八石而無所費。二者之事。於具母者爲利正同。但設爲其前。耕有主之田。率什二以償主者。則租之名物。於此基矣。

更假有人焉。以謂具母而降耕上中。不若以此爲次度母財。而仍耕上上之爲便。顧其受母之量已充。大還之限已至。故初度之母收十石者。次度同母。僅收八石。此其事效。與前乃同。蓋自上上諸田受母之量既充。大還之限已極。十石之贏。必無從得。則具母治田之家。勢必以八石者爲贏利之通率。以八石爲通率。則主上上者固可與具母治田者爲約。而得其浮於八石者以爲租。故曰其與前同也。

循是爲推。則知租之所增。以治田遞用之母財。收利之降減爲比例矣。設究其說。他日戶口愈蕃。民食愈亟。上上上中。都已墾盡。不得已而降耕上下。其所收僅及六石。如此則上上中之壤。必與升科。爲率二石。其上上諸租。同時必進二而爲四矣。假其卽舊加母。以求多收。則爲第三度母。其效亦與別地降耕者同。上中之主得二。上上之主得四。然則租之物情。大可見矣。民之役財以治田也。或用之異所。而有肥磽之殊。或用之同壤。而有先後之異。其計母課還。昔有大小。時至利分。其最小者。則爲役財之家。贏利之通率。彼非不欲多也。人競於求利。欲增益毫末而勢不能也。過通率而有餘。則皆主其地者之所獲。是故租者可一言而界其說也。治田之租。大小還之較云爾。

卽前之三租而明之。國田迺耕上下之時。則出八石之上中。其租爲二石。出十石之上上。其租爲四石。使不別地爲耕。而母財悉施於上上。則以初度之收十石。次度之收八石。以與三度之六石爲較。則初度之贏四。次度之贏二。合而征之。得六石也。

租之爲例。其賅簡如此。而爲用則至閎。顧彼持論之家。尙以是爲不足者。則以謂田至各有主名之世。無不租而耕者。雖蘇格蘭極穀山田。治之者必有所納。厚薄雖異。爲租則同。前說謂最下之田無租。無乃有未盡歟。

一例之立。難者環生。而察其難端。有爲本例所深病者。有與本例實無損者。苟其無損。則難者之蔽。恆由二因。審理未精。不悟已之所持。無關立例之宏旨。抑守舊不化。遇有新理。樂攻擊而事吹求。今如前難所云蘇境山田未嘗無租。固也。而不謂千頃之田。歲納五鎊。析而著之。每頃之租。不過一便士之數。而每頃耕播之資。不下十鎊。則執多課少。其與於無租者幾何。固知此之區區。立例者雖心知其然。不暇計矣。

矧夫難者之言。固非實耶。難者徒知蘇格蘭事耳。不知字內他邦。不耕無租之田。所在多有。使見亞

拉伯之壤。自流沙不毛。至於沃野上腴。名品差殊。不可臆列。有地能生矣。而穫不償勞。則永無墾者。有地墾矣。而歲收微薄。養傭之外。羌無餘糧。則雖耕而不租者也。

國於員輿之上。其疆域稍廣者。皆有耕而不租之田。耕而不租者。其地之所出。僅足以敷勤動者之食而不能餘也。必升其租。其田立廢。吾英境內。亦有此田。山石犖确。叢薄蒼蘚而外。無或能生。蘇格蘭蘇山之眈。無不納租。固也。而不知雖至劣薄之山田。其中皆雜有甚腴之澗壑。佃者動受數百頃於其間。乃計頃而納至薄之賦。取盈補絀。通其有無。苟執此而云石田有租。不大謬耶。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4638032



. 1842

5

籍